





朱

卷五十九至六十一 墓誌銘  
卷六十二至六十五 神道碑銘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九

墓誌銘十

吾父秀才孫舍妻王氏墓誌銘

吾師少師高陽公之第四子曰鎔字咸若喪其妻王氏排纘行事數萬言函書四千里而乞銘于余其言曰鎔之妻故山東布政司右叅議王公諱興之女保定之博野人也王公與吾父同舉於鄉聞其賢故委禽焉年十五歸於我歸之日吾母方在殯去笄而髻以庀喪事蓋三年而後成婦自虞及祥每祭必哭悲其不逮事吾母



也。以不逮事吾母而悲，則其事吾父者，夙夜敬共。其可知也。歲辛酉，虜陷遼陽，巨家多盡。室南奔，王氏曰：我少婦也，其可以流離道路爲旅人乎？指其所居之室曰：此吾死所也。吾父在關門邊，吏有致餽者，聞而嘆曰：翁手握重兵，關方有晉陽之慮，此何爲者？得無閒以嘗我乎？鎗斥其書而還之，人以相告，而後喜可知也。已巳之役，吾父聞召，卽行，鎗從而後，每相視，輒攢眉嘆息。鎗將取海道而東，趣爲辦嚴，曰：今而後，不敢以君爲不丈夫矣。孺子浯牽衣而哭，妻含淚撫之。

而勉向鎗曰：觀孺子于君，知君之爲孺子矣。吾能爲君撫此兒，君行矣。君自了爲兒事耳。其性識明而知道理，類於古之賢明貞順者如此。其它婦德未可悉數也。鎗欲以文墨自奮，不就尚寶廕，又不幸屢困鎖院，妻壹以勤儉自將，帷堂而斂，猶用嫁時之衣補綴之，跡斑然。其生時可知也。妻以崇禎七年十二月卒，年三十有一。八年二月葬于西原，先夫人之墓側。生男子三，曰之浩、之浯、之浚。生女子三，殤其二。旣葬，吾父命鎗曰：吾老矣，過時而悲，不忍志也。吾門人唯錢



氏爲銘文取信來世汝以屬之其可銘是以請  
於子子其無辭謙益曰吾師以朝典治其家其  
居處雖燕必嚴子弟無敢妄舉足發聲生子之  
妾每晨見必扣頭退而却立其飲食衣服少長  
貴賤皆有嘗數王氏女旣賢又服習其儀法故  
珩璜琚瑀之節動而合禮至於以大義相夫敦  
迫之以將父黽勉之以報國慷慨倜儻雖須眉  
丈夫有弗如斯可以爲難矣抑之詩曰夙興夜  
寐灑掃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  
戒戎作用邊蠻方人知王氏之賢雞鳴交儆以

成其夫而不知其夙興夜寐修子婦之職於吾  
師之戒戎作用邊蠻方實有助焉古之君子敘  
閨門圖史之事往往舉細以徵大由近以稽遠  
吾爲斯銘以謂因其婦之賢而吾師之所以自  
家刑國者庶幾可以觀可以興也銘曰  
瑯邪之媛兮高陽之子顏如舜華兮車服有煒  
髮鬢峩峩兮紛而去纚衰麻始歸兮裙布沒齒  
輶車燕山兮樓船遼水送君長征兮不悲而喜  
一歌陟屺兮再賦如燬冠裳中慟兮孰與彼美  
德音孔嘉兮昭示無止我誦抑詩兮敬告彤史



江母金孺人墓誌銘

崇禎丙子六月初三日錢塘江生之浙之母金孺人六十初度浙之從兄浩爲文以壽孺人讀之而喜退而手一編命之浙曰我甲子一週矣念兒輩俱長大漸望成就而我精力日衰一生辛苦兒輩多未悉偶爾錄出使汝等知我立心無欺成家不易益敦孝友努力向學以副予懷言雖不文字字真切汝等念之我父文學公歿時我纔八齡母爲胡端敏公孫女母子相依莞莞孤苦辛卯正月初六日歸於汝父是時我年

十五汝父三十有三汝前母郭孺人有女少我二歲汝父才名籍籍交遊頗盛氣豪性剛我以年少不更事女子事之賴長女恭敬純孝有若親生嘗維持左右我此亦我之幸也壬辰生女大九姑甲午生一子未彌月殤乙未又生一子未週歲復殤丙申汝父置妾成氏是冬長女出閤遂無維持我者我又連喪二子心碎腸裂苦難盡述丁酉汝父中順天鄉試成又得孕我心稍寬戊戌成氏生子之淮我心甚喜提携懷抱不知其非已出也壬寅生女定姑丙午成氏生



女小九姑丁未定姑殤大九姑出閤戊申生子  
之浙己酉成氏生子之漢庚戌三月汝父病劇  
九月初九日遂遭大變我痛苦幾絕每欲從之  
地下念兒輩俱襁褓只得苟延餘生甲寅成氏  
病歿以荒親俗例爲淮兒娶許氏媳浙兒已七  
歲亦能服齊衰哭庶母隨兄行禮我治成氏喪  
不敢薄薄成是薄汝父故不敢也辛酉淮兒分  
居癸亥浙兒入泮小九姑出閤甲子浙兒娶虞  
氏媳丙寅分居丁卯始得觀場我心稍有望矣  
是年漢兒娶姚氏媳戊辰亦分居汝父所存房

產不敢纖毫有私他日見汝父于地下庶幾無  
愧已巳陳氏甥女隨婿赴京以家事托我甥女  
視我猶母我安得不視之如子二載南還分毫  
無失如未嘗出門者亦我盡心之一事也是年  
冬汝父始得葬地此我二十年未了之願我不  
信堪輿之言將汝前母合葬淮漢生母附葬左  
肩之下他日入地可稱骨肉重聚矣庚午浩姪  
携家人橫山浩自幼失母我見其蚤慧德器非  
凡愛之如子是年復發猛如此我尤驚喜亟令  
浙兒入山同學城中諸事不待浩請力爲任之



今六年於此矣乙亥冬浙兒補廩柑孫入泮是我極喜之事獨念漢兒攻苦未得同遊學宮殊爲不快倘浙兒秋闈得雋當好料理汝弟之浙再拜受而藏弄之未五旬而孺人卒丙子之七月十六日也將葬之浙屬浩述孺人懿行謁銘於余嗚呼孺人之自述備矣浩之言何以加諸余又何以加諸孺人之言曰言雖不文字字真切天下之文章孰加於此余讀晉史至夏侯孝若庭誥諸弟規摹五典未嘗不爲之失笑也故於孺人之誌詳舉其誥子之文不易一詞不獨

昭於女史亦以具訓於世之文士焉耳孺人祖諱鍾工部員外郎父諱湯邑庠生其夫諱澐宗伯文昭公五世孫也葬以十月某日在妙因山郭孺人穴右如孺人之言銘曰

文昭之文詰曲聱牙孺人矢厥詞作誥厥家端敏之端閨壺著教孺人循厥軌厥聲彌劭舊史考德敢告彤史克昌厥後是在其子

顧母張太宜人墓誌銘

張太宜人者故南京太嘗寺卿顧公諱雲程之少室陝西副使贈太僕寺少卿大章國子生大



詔大夏之母也太宜人本吳中名族徙居嘗熟  
父母奇其祿命欲以予貴人太嘗已登賢書元  
配周淑人無子遂以歸焉孿生太僕兄弟家貧  
不能僱乳媪淑人與太宜人交乳之人以爲難  
用太僕刑部覃恩封太安人加封太宜人崇禎  
庚辰七月十八日卒享年八十三十二月十五  
日祔葬於虞山北麓之祖塋太宜人溫恭敬順  
動有禮法太嘗居官所至省廚傳節供億太宜  
人在諸姬中靜約性成不煩譙譙太嘗備兵霸  
州太僕南闈捷書至材官健兒撼門謹賀家人

謙從呼囂蹴蹋太宜人領之而已太僕之遭奄  
禍也邑屋兇懼一日數驚太宜人督課婢妾篝  
燈夜織怡怡然無有所事者太僕歿太宜人享  
二子之養早起晚食堅強暇豫又十六年而歿  
嗚呼斯可謂之考終也矣余讀晉列女傳周顛  
母李氏冬至置酒謂爾等俱列顯位吾復何憂  
其子嵩以謂兄弟抗直俱難免於世惟阿奴碌  
碌當在阿母目下後果如其言太宜人之事太  
嘗與李夫人所謂屈節作妾爲門戶計者何異  
再膺封誥命服在躬與李夫人冬至置酒時何



異及太僕遇禍卒依二子以老未知伯仁之母  
安嘗委順能如太宜人否要其家門隆替暮年  
晚景約略有相似者余家與太嘗父子祖孫交  
二世矣余與太僕同難懂而不死於太宜人  
之葬執筆而爲之銘有餘痛焉銘曰  
有特者夫周冕殷尋有壯者子碧血青史於惟  
宜人不震不驚白髮素襦壽考康寧我作銘詩  
俛仰永歎媿彼周母管彤有爛

孺人趙氏墓誌銘

崇禎十二年春長洲蔣鏞公鳴謁余而請曰吾

妻之亡也在石埭廣文之學舍吾不獲視舍也  
其葬也十年矣吾將謁銘於子逡巡四年而子  
有縲紲之禍甚矣吾妻之窮也今子旣免矣吾  
妻之墓木已拱而吾亦已老矣及我之身而得  
銘焉以慰吾妻於地下庶其有辭於慢葬乎嗚  
呼予忍不銘孺人姓趙氏家世嘗熟人吏部左  
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文毅諱用賢之女母陳淑  
人文毅之後妻也公論江陵奪情杖闕下孺人  
年四歲悲啼宛轉爬搔血肉公委頓中顧而憐  
之陳淑人教子女頌禮甚嚴公獨憐愛孺人特



時抱著膝前也年十七歸公鳴公鳴才名籍甚其舅憲副公喜曰兒能讀吾書婦能持吾家吾老人可以安枕矣公鳴數踏省門不見收晚又數困南宮孺人嫁時裝送甚盛黽勉數十年故衣敝中僅有存者孺人怡然曰爲貧士婦當如是也公鳴性闊達少厓岸孺人規之曰先文毅腊肉至今藏弃匣中君其勉之母負男子七尺也公鳴感槩立節歷郡縣皆有聞而孺人已前卒矣孺人年四十有二生一女嫁王偲三子泂沈澧皆生孺人沒後長子泂孺人所抱也葬在

堯峯魯塢宋春官侍郎賜塋之旁余少與孺人兄弟游因得交公鳴知孺人內行爲詳公鳴爲諸生赴舉孺人典衣治裝行信宿矣一日之別墅則公鳴方召博徒挾妓女呼盧浮白祖跣酣叫見孺人來皆驚走問橐中裝曰盡矣孺人泣下脫頭上簪質錢更遣之余與公鳴談讌輒舉以爲笑然亦可以觀孺人也銘曰  
妻道有終匪曰無成風雨寤歎契闊死生旨蓄御窮亦有故舊雞鳴儆戒亦有朋友辛勤黃土容華一丘雖有姬姜嗟命不猶忠臣之女才士



之妻敢告管彤我銘在斯

翰林院編修趙君室黃孺人墓誌銘

崇禎辛巳十二月翰林院編修趙君景之葬其妻黃氏於桃源澗祖塋之左手疏其內行而來謁銘曰吾妻故廣東左叅政諱時雨之孫女也年十八歸於我既饋而公姑交賀長釋之間斷斷如也先大夫以宦減產不能保吾祖文毅公之故第上春析居窮巷衡門兩版黃氏怡然處之歲莫稱責典庫書契滿箱篋指而笑曰此累累者與君所課業孰多士春每下第必好語相

慰藉甲戌歲北歸迎而歎曰君故當上第我命薄累君耳我死君必速飛然我之病病矣累君不久矣言已悽然而泣乙亥五月十一日卒年三十有六又三年而士春舉進士及第詩有之以我御窮追思吾妻之言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少工楷法讀書通曉大義庶出之子病窮百術以治之己子殤弗恤也鄰媪來唁曰二子病一子殤妻謂之曰獨不曰二子病一子差乎先大夫宦不達士春又倦游里黨有加於先大夫者士春恨欲死之黃氏從容語曰君父子兄弟家



庭相告語何如一旦欲爲是人死乎天道不遠  
必有以處彼君無代大匠斲也已而果然其識  
明而知道理皆此類也先大夫命士春曰汝妻  
從汝於艱難不可忘也高祖墓傍崖勢蜿蜒而  
下吾母陳夫人權厝焉其歸汝妻骨於斯今黃  
氏葬有日矣而先大夫已棄諸孤惟夫子哀而  
賜之銘不獨以慰亡者於地下亦先大夫之靈  
所陰慶也謙益曰余與趙氏交三世矣知其家  
世爲詳文毅公之拜杖也剖股肉如掌陳夫人  
擯而藏之以示子孫曰此忠臣腊也景之之妻

雖未見景之之甲第與其言事然直臣淑媛再  
世相望今得相從地下道家門之世美頌人  
主之寬恩知其必執手而相幸也陳夫人權厝  
之地茲惟墨食若有待焉豈偶然哉孺人生二  
男一女男曰延先萬林女嫁某庶出子曰瑞南  
女字某銘曰  
桃源之阡北山麓山墮岡迴翁穆卜縞衣綦巾  
魂所服展衣闕狄神爾穀  
湯孺人墓誌銘  
新安之富家行賈多在武林其丈夫十九居外



買田宅置家室治生產與其家等其習俗然也  
於是商山吳長公諱某娶於畢無子復娶仇於  
武林已又助之以蔣以孫蔣與孫皆抱子矣孫  
之子次公諱某娶於黃舉二子畢母得晨夕弄  
孫自娛而三母之在武林者莫適爲婦也次公  
游吳門聞湯氏女賢不肯配凡兒遂委禽焉既  
饋而專家政內庀甘旨外應賓客專柔共勤無  
不順適爲三姑之婦交口而稱之皆曰事我者  
當如此也次公病革孺人頓天請代若病狂易  
次公忽馮而語曰我以某日死若亦從我去矣

仇母號曰若孺子何張目曰若是則期以三年  
俄而凶問至後三年崇禎戊辰十二月孺人果  
卒享年三十孺人生三子長維祺次維藩維則  
皆爲諸生維藩後孺人十年卒孺人教其子有  
儀法維祺維則皆束修好古有聞於時將歸孺  
人之喪於新安厝於山東之月角而謁余爲之  
銘余聞諸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  
人也以言受命范武子以謂臣子受君父之命  
婦受夫之命也太史公論妃匹子姓而歸本於  
孔子之罕言通幽明識性命則益難言之矣孺



人之賢也而助遠氏之蓮詩所咏實命不同者乎次公之馮而語也以言受命也婦之受夫命侷於天矣君臣之際何獨不然有子而賢又能謁文以示永久斯所謂成子姓而要其終者歟方諸日月芣苢之詩其又可勝歎哉葬以崇禎辛巳十二月朔余之敘而銘也惟十月朔銘曰吳門生武林死葬新安返宅里風蕭蕭旌靡靡魂搖搖渡黟水天星迴月角起欣樂康承靈祉述墓文訊女史夫人兮有美子

張母黃孺人墓誌銘

長子 三平

崇禎九年仁和張秀才岐然之母終於內寢先三日訣別諸內親以學道相勸勉先一夕具沐浴焚香然燈聞早鐘聲扶掖起坐項背山立雙趺儼然及大斂手足柔輒容顏香潔四衆炷香頂禮謂杭城有善女人往生西方得未曾有次年附於其夫之阡于是岐然撰行述而乞銘於余曰先母故江西叅議黃公諱汝亨之長女也六歲喪母六年不茹葷血事繼母至孝撫弟妹如成人十六歸於我而先君病甚母割股肉食之良已遂茹齋素以終其身先君沒岐然生十



三年每夜跪而祝曰吾不願是子富貴願是子長大親近好人岐然稍長好徵逐游戲痛飲叫呶母苦禁之不可爲之擇婦命之取友更數年痛刮磨豪習折節讀書而後母喜可知也祖母思念先君時時撫岐然而泣母慰解以西方之旨遂通彌陀金剛楞嚴法華華嚴涅槃諸大乘經因悟禪家直指見性之旨外祖以文章意氣自豪左官家居悒悒不得志母勸以性命之學以爲言語思惟所及之道理不可以破生死之障感槩奮激所豎之名行不可以斷生死之流

凡世間文人才子詩酒花月纏綿駘蕩之氣息與夫名場怨府是非人我恩讎鬪諍之結習皆流轉生死之根一切掃除淨盡而後可以了生死一大事外祖驚歎曰此吾晚年師資不徒畏友也母身無鮮衣篋無長物恭敬莊強終日歛容危坐處妯娌訓女婦御婢妾必教之損衣樽節儉素以爲兒女子淫佚驕痴童心積習未可驟去姑以世法籠挫曲坊而徐殺之然後誘掖牽勸漸入佛智臨終正定脫然於夜旦之際蓋得力於此也母之知夫子久矣每以岐然食貧



素居不得事夫子爲恨得夫子一言以銘不惟  
母之節行賴以不朽且使末後一著有以勘辨  
證明知夫子所不辭也余嘗論之女子之有節  
縱笄總衿纓綦屨之制箴管槃裹具有儀則卽  
佛氏之律也其有左右圖史珩璜琺瑯之訓德  
容言功昭於管彤卽佛氏之教也賢明貞順婉  
婉柔則其守律守教也不啻金科玉條吾徵其  
修習可以漸而趨淨烈婦孝女斷肌截鼻其護  
律護教也不惜頭目腦髓吾判其決定可以頓  
而之禪要其指歸豈有異哉今之女子亦聞知

求出世法其執相而求之膜拜禮誦耑勤布施  
蓮花其口柴棘其心一切女人相宛然在也何  
況生死其破相而求之脫落儀範剽竊文句掠  
婆子之機鋒拾團欒之語話此入地獄如箭射  
者也何況於出生死繇張母之道女律卽佛律  
也女教卽佛教也繇是以趨禪而之淨一切教  
相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譬之首千里之修塗母  
旣導其前路矣又何患乎南轅而北轍哉嗟乎  
今之魔民狂禪矢口喝棒影宗而背教者皆是  
母之發明心地不知以何因緣要自大乘諸經



漸次悟入此末法中現女人身具正知見者也  
其外行則守教而護律其內心則趨淨而之禪  
此現女人身而爲女人說法也其生平則顯教  
而隱禪其末後則閱禪而示淨此現女人身而  
爲男子說法也然則母之往生何疑求往生者  
其當以母爲導師又何疑余又何愛其葛藤之  
言不一爲勘辨證明也哉岐然之述不具載母  
生卒之年月與其葬地子姓之詳如母者生無  
生死無死以樂邦爲國土以法喜爲眷屬是故  
岐然無事於述而余亦不得而詳之也系之銘

曰

在世間法女宗母師出世間法禪教律師優曇  
鉢花示現世間甚難希有一昔而萎我言無愧  
諸佛在茲附諸往生之集後五百年其尚弗迷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九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

墓誌銘十一

隨州知州贈太僕少卿徐君墓誌銘

崇禎十四年獻曹二賊攻陷隨州知州事徐君  
死之君將行戒其子肇森肇樑曰賊隳突襄鄧  
及隨隨三破之餘然郢之肩背也守隨所以衛  
陵寢也樑也行扞牧圉以佐守森也居斥家  
貲以益軍吾必死于此無返顧矣十三年十月  
莅隨朝國人而誓戒之歃血於關壯繆廟要以  
必死修城濬濠拓羊馬墻抽壯勇庀礮石卹饑



寒平振糶府庫匱乏則捐家財給之民和而奮  
咸有固志繕南城譙樓寢處其下慨然謂僚屬  
曰身與公等枕戈待敵以此樓爲死所矣明年  
四月賊陷襄陽躡德安購獲細作要遮捕斬賊  
知有備棄疾于我悉衆力攻間使三走郢告急  
巡道趙某抵其章于地弗顧巡撫發一遊擊率  
兵援隨趙勒之守郢留弗遣君不食二日不解  
甲五日再盟于壯繆大臨以告哀二十五日賊  
急攻南城潛師八道隳北城以入君遣肇樑埋  
州印解後東墻下勒馬巷戰矢貫於頤刀屬于

頰眼鼻橫斷墮馬左手掣佩刀右手握印廂鍍  
悅銜于袖賊拽之不得鉞刀交下陷胸斷股而  
死肇樑趨至拊尸頓踊哭且罵賊驅至老營殺  
之且死疾呼州人告以埋印處妾趙氏王氏臧  
獲十八人皆死賊驅趙出不可先殺其所抱幼  
女申姑斷其八指罵益厲賊刃之推土石碎顱  
而死君死之三日吳人石琳求得其屍斂之趙  
氏屍與申姑相抱不解胸著布囊函金剛經三  
寸許遂併棺以斂而肇樑屍卒不可得巡道以  
阻援自諱也欲沒公死事狀荆西道力持之楚



撫按乃上其事肇森亦詣闕陳請 天子贈君  
太僕少卿賜祠祭廕一子入監視天啓中張興  
文振德例而少殺焉惟守隨之事與睢陽異睢  
陽江淮之前障也拔雍而扼睢則可以通南北  
隨承天之後翼也越隨而保郢則無以蔽 陵  
寢捐必死之身委必破之城俾其專力致死陷  
隨之後兵鈍氣單橫折而去而 陵寢晏然無  
恙君之志遂矣後二年賊再至漢東無藩籬之  
限原廟震驚然後知君之以死據隨與南陽之  
據睢一也嗚呼護 陵之功守隨爲大失隨之

罪絕援爲大今也賞斬于守死罰佚于擁兵國  
論偵錯而盜賊滋不可撲滅則豈非謀國者之  
咎哉君諱世淳字中明五代時始祖崇自海州  
徙淮安三傳南唐左嘗侍鉉徙廣陵唐亡入宋  
二傳翰林學士適徙盱眙其二子從高宗渡江  
徙越雜居山陰海鹽洪武初諱土金者贅嘉興  
之白苧鄉遂爲嘉興人六傳爲雷州府同知諱  
學周生南京兵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諱必達而  
公其冢子也尚書偉望碩儒爲時明德公胚胎  
前光沈浸經史食息濡染不離典訓萬曆戊午



以春秋薦于卿累試南宮不第署永嘉縣教諭  
修學宮闢講堂劉香餘孽出沒海上建關隘絕  
勾引甌越底寧方略多自君出除重慶府推官  
居官計口食俸禁誅求省廚傳所至不知有官  
猶大奸折大獄斧劈理解奏成于手中雖責育  
不能奪也督師徵餉萬斛過五日以尚方從事  
括倉穀僦舟船咄嗟立辦民不告病督兵勦賚  
簡諸酋水陸並進弓刀相啣歸師過峽班馬之  
聲蕭然滿考當內召蜀人疾君彊直以隨爲絕  
地陷君其卒以成君者天也隨饑士就食粥廠

君曰可使士以饑餓失禮乎分粟以賑之士皆  
感泣潰兵過隨索餉鐸鉦震地君援兵登陴單  
衣入其營執帥手語曰軍之不供給守之過也  
殺守足矣無已則械守以見於督師監紀乎帥  
氣奪斂衆而去其從容應變如此君爲人孝友  
順祥內明外柔尚書久宦雷州篤老君晨昏娛  
侍雷州忘尚書之不在側也尚書病將析產君  
請以分諸弟尚書頷之終喪籍以告于几筵終  
其身未嘗有德色于諸弟也君長不滿六尺退  
然如不勝衣耐勞苦甘淡薄補衣蔬食如後門



素士經術之外兼通象緯數學參同悟真家言  
博鑿祕戲無不通曉與人居陶陶永夕飲酒至  
一石不亂確守家法重規疊矩稱心而言擇地  
而蹈蓋溫文樂易深中好修之君子也其所成  
就奇偉激烈乃如是君遇害時春秋五十七娶  
恭人戴氏生三子肇森高才生以尚書廕入太  
學肇樑肇彬孿生子也肇樑奉 詔祔祭隨嘉  
二祠與肇彬俱廩生繼室包氏生一子肇桀女  
二人孫男六人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廿四日  
賜葬于東荒之新阡而戴恭人祔肇森奉其宗

老司寇公所撰行狀及排纘行略哭而請于余  
曰夫子在先朝草張興文制詞載在冊府先人  
闔門殉義與興文等而愍綸或後焉惟夫子哀  
而賜之銘是先人與興文俱不死也余喟然歎  
曰興文事聞高陽公掌樞部召見其孤撫而哭  
之手自題覆請于先帝峻秩世廕度越彝典  
迎柩于蜀給符傳而遣之其所以崇獎激厲若  
此之至也今之當國者政以賄成厭薄仗節死  
義之事惡其疥吾畢牘君之獲斯典者亦幸也  
觀于興文與君可以覘國矣敢不志而銘諸銘



曰千興文興... 顯陵天造地設萬靈式馮漢  
東之國隨爲後蔽如人肩背心膂是衛烈烈徐  
君效死守隨隨亡身隕寇戈北迴如隄受水捍  
禦奔敗岸啣隄崩水勢亦殺煌煌顯陵原邑  
膺膺空曲鬱盤王氣自古衣冠月游陵樹葱青  
帝眷南顧慰我光靈父子肉糜婢妾屍枕闔  
門刳屠以保陵寢帝曰念哉女卹女祠功  
崇報夷過在所司賀蘭環顧始興不作陷巡莫  
問議壺誰駁下有青史上有白日假彼貞珉奮

此直筆疇司戒律疇秉國成義則竊取讒鼎之  
銘

張昭子墓誌銘

君諱弇之字昭子兵部左侍郎堂邑張公鳳翔  
之孫威縣知縣幼安之子也崇禎十四年六月  
十八日卒年二十有二旣葬司馬公自長安詒  
余書曰吾有四孫弇之其叔也生有奇表凝然  
異凡童始教方書受甲子矩步規言無子弟之  
過從吾戍于潼關歷少室度崤函上太華絕頂  
登高望遠志氣廓然所謂鴻鷄鵠子有青雲之



意也家世受春秋從西華里先授詩焯掌燎髮  
六十日通曉六義於羣經皆然嘗病劇醫教之  
輟書三日恚曰人可三日廢學耶晨與扃戶啓  
東窻炷香迎日而拜退而篋之小櫝曰某日告  
某日不告知其日必告天也年十三補博士弟  
子員從其父于威戾寅威陷于奴痛其父之歸  
司敗也蚤夜呼憤願以身代已而喪其母食無  
鹽酪居無爪剪踰小祥不勝喪而卒痛乎天之  
祝余也弁之好讀薛文清之書修容整襟如見  
其人天不假年而使之不得有成天其無意于

斯文乎弁之死矣非假諸名筆無以留其生面  
且以志吾悲也敢以墓中之石請幸無辭焉余  
嘗聞唐人陳元敬之言曰幽觀大運賢哲生有  
萌芽時發乃茂古之合者百無一焉堯與舜合  
禹得之四百餘年湯與伊尹合五百年文王與  
太公合四百年幽厲版蕩賢聖不相逢也老聃  
仲尼淪溺溷世不能自昌彌四百餘年赤龍以  
來迄于我明三百年貞元周復之一會也天旣  
篤生昭子又從而芟薙之天之意其可懼也昔  
者王仲淹十歲而侍銅川知其憂王綱不振生



人勞于聚斂而天下將亂也遂有元經之受昭  
子之告天也其此志乎離經辨志尊師取友其  
銅川歌伐木之年乎元會休明君師道合坤師  
之占不當兆于斯世昭子用是短折嗚呼其又  
可幸也以此志昭子而解司馬公之悲其可乎  
昭子娶蘇氏生遺腹女曰慰家蓋昭子死踰年  
而威縣之獄得白銘曰

有明崇禎龍集癸未葬張昭子于梁水之原獲  
麟之後二千一百三十餘年嗚呼奈何乎天

鄒孟陽墓誌銘

李長蘅苦愛武林山水歲必一再游其游也以  
鄒孟陽爲湖山主人花時月夜晴雪煙雨扁舟  
幅巾茶壚筆床未嘗不與孟陽俱長蘅高人朗  
士秀出人表歌詩圖繪與湖風山雲互相映發  
孟陽釣簾據几隗俄其閒山僧舟子皆能指而  
識之長蘅于畫矜慎自娛不受促迫顧獨喜爲  
孟陽畫西湖江南臥遊冊凡三十餘幀孟陽所  
至必攜之以行曰長蘅與江南山水皆在吾篋  
笥中矣長蘅買山西蹟下環山三十里皆梅花  
花時千邨萬落漫山炤野欲構小閣臨之名曰



六浮孟陽過而樂之許代卜築焉長蘅爲詩曰  
十年山閣不得就却負青浮日夜浮故人一見  
豁雙眼何日三閒銷百憂百年有錢作底用一  
朝卜築偕行休長蘅卒孟陽家益落閣竟不就  
挈舟吊長蘅還登鐵山酹酒痛哭而去歸而祀  
長蘅于小築生平師友附焉春秋佳日採蓴剪  
菊山僧故人取次助祭其崇尚風義絕出流俗  
皆此類也晚年山水之情彌勝偕老僧游天台  
軍持漉囊居然兩衲子也訪余拂水輒留連旬  
月攜臥遊冊索題曰吾遊天台挾此冊與俱長

蘅有知當偕我越檣溪凌石橋耳其託寄如此  
孟陽名之嶧其先世元末鎮撫海寧居東門外  
至今地名鄒家渡四傳徙錢塘東溪以貲雄里  
中至孟陽讀書好修爲知名士不事生產老而  
貧困以死崇禎癸未六月某日卒年七十子曰  
某某年某月葬于某地之阡昔盧簡辭遊伊水  
別墅霰雪微下忽有簑笠牽蓬艇白衣與衲僧  
同坐炊桐甑烹魚煮茗泝流吟嘯使問之乃白  
傳同佛光往香山每遇親友無不話之以爲高  
逸之情莫及余誌孟陽詳書其與長蘅游跡如



此世有簡辭其可以知孟陽也銘曰  
猗鄒生標美譽儒行修內美具通經術函雅故  
慕節俠鄙章句萬卷書籤軸互手朱黃自題署  
師雲棲奉檀度友檀園共毫素攬湖山寫情愔  
生寂莫死遲暮神之游非丘墓西蹟趾石橋路  
貧困抑菴姚君墓誌銘

君諱以高字汝危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諱思仁  
之第三子娶項氏故襄毅公之孫女鄭端簡公  
之自出而中翰臯謨之女也姚世爲嘉興人洪  
武初始祖成一奉直粧鑾司隸匠籍生二子曰

聰曰明遂分南北支聰子敬有女諱妙莊生有  
異徵嘗見盥水中日月雲霞爛然五色羽扇夾  
兩旁 憲廟選妃江南妙莊在選中髮短不任  
髻渡松江髮忽長八尺故地名八尺生 皇第  
九子壽王冊封端懿安妃官其弟福員世錦衣  
百戶是爲北支明之孫諱緯緯生烈烈生履道  
履道生太傅皆以太傅貴贈宮保是爲南支君  
沈厚精敏咨稟教飭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  
項孺人生於盛族恭柔專勤佐君以事其親鷄  
鳴宿戒廩廩如也君少與伯仲二兄掉鞅詞壇



久之伯仲皆以父任爲郎君數踏省門以乙榜  
謁選當得郡倅奮欲以制科自見不肯就從太  
傅游兩都諳曉臺閣故事訪求兵農利害邊徼  
阨塞以儲侍有用之學太傅守南京兆君棧舟  
江干徒步郊關問得都市奸猾惡少主名及其  
根株囊橐太傅立遣使掩捕論治奄忽如神京  
兆以此大治天啓中 皇極門告成有旨庀  
三殿工太傅仰屋咄咄君從容請曰大人不見  
璫兒媪息佻佻拌拌以將作爲市耶竭帑藏盜  
名爵張奄燄在此役也大人且休矣太傅大悟

立抗疏請停止無何遂得請歸已而復交關興  
作 先帝彌留之日猶用殿工拜官濁亂朝著  
太傅顧君而歎兒之免我多矣君之喪母唐夫  
人也念無以報罔極痛不欲生孺人曰盍盡出  
先姑鏡奩費用以廣母慈資冥福乎編茅於三  
塔寺側食餓者衣寒者糶埋死且殮者合掌謹  
呼祝姚夫人升天聲與浮屠下上於太傅之壽  
也亦然太傅年益高伯仲皆宦游君孺人聽聲  
辯色損飯益衣太傅甘寢燕息神明太和崇禎  
四年太傅奉 詔存問扶掖駿奔燕勞贈賄禮



無違者是年八月孺人卒閏十一月君亦卒且死皆以老人爲念語不及私君生二男子長曰澣郡諸生孺人出也次曰溥國子生庶陳出也女子三人皆庶出也於是以癸未十二月甲子合葬於嘉興縣三宿字圩之阡而澣奉其婦翁譚工部狀來請銘在昔東京楊袁爲漢名族華嶠以謂能守家風袁不及楊唐房太尉瑄以德行爲相世號其門爲太尉家啓爲鳳翔參軍人咸曰真房太尉家子孫也太傅博大傑魁爲時厖臣君握文矯志晨昏有助夫婦媿德厥子趾

美雖楊房之子弟何以加諸澣游吾門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可尚也已銘曰君年四十有一繫之易得河圖四面之四十而餘其一孺人年三十有七繫之皇極得邵氏之三十六宮而亦餘其一餘一爲奇餘二爲偶歸餘於二子以昌厥後嗚呼吾非瞽史蓋聞諸姚氏之叟

金文學墓誌銘

武林金子漸臯以崇禎十六年八月幾日葬其父而爲狀來請銘曰君姓金氏諱某字某祖諱



某生四子長爲君父諱某舉癸卯鄉試爲邳州  
守次則御史某也君少孤束髮爲諸生不事生  
產邳州老于公車將之官鬻其居于御史以治  
裝風雨之夕御史家奴促令徙居君之伯兄臥  
病其妻徐孺人與其長姒負墻匿門扇後行無  
燎火于泥濘中比至旁舍乞容榻之地以置  
伯兄而身與徐孺人露坐以待旦未幾伯兄夫  
婦相繼歿邳州久宦不歸送往事居庀治喪葬  
歲逼除突煙不起與徐孺人相對空案而已邳  
州在官時爲兩幼叔娶婦爲兩大母卜改葬龜

勉有無備所不堪及其歸而析產田取其磽瘠  
者器什取其利敝者又舍故居而別僦居于市  
曰吾不欲遠發婦弱弟傷老人心也其孝友篤  
摯好行其義若此君自以不得志于場屋督課  
漸臯甚切然嘗正告之曰士君子以立身爲本  
功名富貴非所急也御史爲人飛章劾王耀州  
至今以爲諱可不戒哉漸臯旣舉于鄉卓然以  
名行有聞君之教也君卒于崇禎辛巳五月享  
年幾十有幾子三人某某某女三人孫五人墓  
在仁和之南山漸臯言君故有大志易簣之時



執漸臯手而語曰民窮矣盜益起吾欲以七事  
上于朝而未能也汝爲我成之漸臯問七事云  
何瞑不復言矣銘曰  
有美一人婉清揚目營四海滯堵墻彌留之言  
何琅琅載筆入棺告上皇啓爾後賢繼述長安  
寢巨室無盡傷

朱府君墓誌銘

君諱萊字左元其先自雒陽徙崑山貴州按察  
司副使諱熙洽之次子也君少於其兄懋四歲  
副使以授易爲大師多君之才令治春秋遂以

春秋名家副使舉進士宰潛江清田築城簿籍  
叢劇君手自繕寫勾稽會較首尾鱗次副使歎  
曰助我理潛者是兒也副使自閩歸罄橐中裝  
買舍旁廢宅君兄弟舉倍稱之息斥而新之副  
使縣車歸老華堂燕寢俛仰極樂不知其所繇  
辦也君遂棄去舉子與伯氏晨夕子舍娛侍百  
方山川登涉歲時燕賞畫船游屐周流數百里  
閒廚傳供張皆取給于稱貸城南數頃盡折入  
於子錢家而不使其父知也伯氏病困收責者  
塞戶副使聞狀大怒命君出其所有謁親知爲



率錢會期一日盡償長子宿負人或謂君若他日寧有避債臺乎君歎曰我豈不自知非計哉顧親老矣今又不樂忍令知兩子皆廢產損老人眠食乎君且休矣副使沒君以其田廬按籍予債主一夕而盡歲大侵瓶無儲粟撫其子曰爍笑曰此萬金產也與二三故人契闊談讌修隻鷄近局之樂及見其長女壻王志堅舉進士與日爍舉鄉書而卒君少卓犖負奇氣從副使宦游江楚江山鬱盤登臨吊古作爲歌詩曼聲高歌投其稿於江流而去嘗語日爍曰古之學

游江楚江山鬱盤登臨吊古作爲歌詩曼聲高歌投其稿於江流而去嘗語日爍曰古之學者爲人致君澤民是也今之學者爲已榮身肥家是也其托寄不偶如此君以萬曆甲寅十二月卒年五十有九妻徐氏勤勞共儉共養舅姑饋醢酒醴芻羹必躬必親於孝養有助焉後君十年卒年六十有九子二人長日爍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次日竣某年某月葬某地之阡日爍涕泣來告曰日爍狀吾先人之行事十有三年矣思得一命以慰九京而後謁銘於夫子奉職無



狀身爲僂人幸得湔洗奉先人之丘墓不及今  
乞銘以葬豈歐陽子之所謂有待者乎夫子其  
何忍辭余曰諾銘曰某氏某氏某氏某氏某氏  
半通者綸四尺者土壹行孝友之傳片牘而已  
矣嗚呼其孰與千古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一

墓誌銘

顧端文公淑人朱氏墓誌銘

故光祿寺少卿歷贈吏部侍郎諡端文無錫顧  
公諱憲成之配曰封淑人朱氏年九十有五崇  
禎十六年某月某日考終於涇里之內寢其年  
十二月某日祔葬於端文之阡次子南京戶部  
主事與沐踏門而請曰願有述也余年十五從  
先夫子以見於端文端文命二子與淳與沐與  
之游今老矣白首屏廢實與東林黨論相終始



淑人之誌非余其誰宜也端文少而貧淑人父處士才而字之贈公以一豚肩一束帛納采處士顧大喜端文舉高第官吏部淑人食脫粟衣補衣戒其家人闔門操作曰夫子猶故書生也我知爲書生婦而已端文砥柱國論再起再謫淑人曰夫子猶故書生也我猶故書生婦也脫粟補衣故自若也吾何患焉端文闢講堂於東林朋徒歛集學禁黨禁謠詆洶涌端文歿謗熒滋甚淑人教戒子孫謹守先業安以待命今上卽位黨禁乍解端文首見伸雪淑人身登耄

耄晨昏炷香膜拜禮佛祝

聖天子萬壽優游

令終五福咸備嗚呼可謂難矣端文爲人虛和閑止不關世事凝塵委衣危坐終日淑人庀治家政廳屏內外傳敕不絕子姓僮奴廩廩如也洒埽澣濯酒食米鹽井井如也端文晚多病宿外舍淑人處方藥視席薦瑾扃塞戶夜分而後卽安及其爲大母稱太夫人春秋高矣辯色而起必先其家人篝燈補紉穿針引線小女子弗如也端文終身爲老書生淑人終身爲老書生婦勤勞恭儉九十五年如一日也端文教子不



甚督課淑人時加譙責予大杖二子每畫紙爲  
碁局隱帷幔中惟恐淑人刺得之也與淳才而  
天淑人哭之慟教與沐及諸孫益勤與沐爲郎  
有聲其子樞及與淳之子柄皆登賢書端文之  
後滋大嘗觀萬曆天啓之際鈞黨之小人其所  
以斬艾賢才朘削國家之元氣者可謂至矣幸  
而祖宗德澤深厚小人之朘削不足以勝之如  
端文之一身生而禁錮死而昭雪天開地闢在  
反覆手之間而淑人從雲霧晦冥之餘再見天  
日令妻壽母高明顯融國家之元氣勾萌甲坼

引而未艾於淑人有徵焉余志淑人之墓因而  
著國家有道之長所以殊異於漢宋者謹而書  
之亦庸以信於國史銘曰

唯淑人之德叶於圖書得其良夫以相碩休唯  
淑人之福稽於皇極詒厥子孫類以永錫何以  
謚之端文之端節其一惠其誰曰不然

旌表節婦李母沈孺人墓誌銘

嘉定李君名芳字茂材舉萬曆壬辰進士選翰  
林院庶吉士踰年而卒妻沈氏年二十有六截  
髮自誓撫三歲孤宜之底於成立天啓七年巡



按御史上其事于朝 詔旌表其門在所居之  
南翔里崇禎十三年六月初八日卒享年七十  
有三十六年十一月合葬于南翔之稱字圩宜  
之具書來請銘初茂材既第入翰林太公攜孺  
人母子入京乘官舫擁符傳蒼頭驛卒傳呼蠶  
涌比入都門茂材病彌留矣柩車南還幼孺委  
纒孺人頓踊叫號與舟船下上道路皆咨嗟流  
涕自時厥後送往事居恭老慈幼握冰履霜辛  
勤殫瘁凡三十六年而得旌旌二十四年而歿  
孺人之爲婦也太公朝夕洗腆必洗手而薦之

不以委僕妾太公歿庀治喪事伯叔曰婦嫠也  
不宜先孺人曰未亡人家婦也不敢後比析產  
伯叔咸讓孺人孺人取均焉君子以爲順孺人  
之爲嫠也臥起柩旁者百日不茹葷血飯精鑿  
者三年不易筭服非喪祭不出戶限者十五年  
椎髻繩髮斥鉛華不御不赴燕飲觀里社者四  
十七年如一日君子以爲貞孺人之爲母也宜  
之少長負劍而誨之曰汝父雖不祿有伯叔在  
猶汝父也有父之執友程孟陽鄭閑孟在猶汝  
伯叔也汝能讀書修行不愧汝父有餘師矣宜



之以孤僮自奮數踏省門不見收軟語慰諭黯  
然神傷而已君子以爲慈茂材有弟長蘅多四  
方之交宜之有見焉則引以見于先生長者皆  
曰孺人有子長蘅久困公車或勸其就祿仕孺  
人曰叔性有皂白傲世而不喜俗人此非可以  
乙榜入仕者也買山而居奉母偕隱不獨可以  
全素尚亦所以藏拙也長蘅感其言遂終身不  
出其賢明辨通皆此類也孺人生子男子一人  
卽宜之女子一人孫男女七人其先世崑山之  
名族也祖諱某早卒祖母王氏撫其子象賢以

節婦旌門李太公繼娶于崑與象賢相好也知  
其女賢故委禽焉茂材初往女氏王節婦見之  
不懌曰此子才當早貴然而不壽已而撫孺人  
歎曰我固謂兒似我天命之矣其可若何父老  
至今傳道其語以爲節婦亦有種也銘曰  
烏頭雙闕南翔之里有幽新宅瘞銘于此旌門  
之銘以俟太史

太原府推官唐君墓誌銘

萬曆庚戌進士舉南宮者三百人軒蓋嗔咽車  
塵人面冥蒙合沓有兩人焉軒軒然傑出衆中



永昌石應嵩兆甫宣城唐公靖君平也兆甫長九尺餘昂首聳肩胸背豐碩歸然如天神甲士君平長八尺餘修髯等身談笑風發洒然如羽人劍客兩人所至輒隱蓋數百人都人走宰相聚指目余嘗語同年生此兩人者遠不如王威寧韓襄毅近不如梅麻城李長垣吾不復相天下士矣兩人聞之交相得也荏苒三十年兩人皆仕宦不達前死而余亦窮且老矣君平之子允甲謁余虞山泣而請銘其墓嗚呼余何忍不銘君平初名一相後改公靖君平爲人孝友誠

信樂易倜儻輕財重義不侵爲然諾雖爲書生屢脫人于阨不矜其功人以長者歸之萬曆乙酉舉于鄉年五十猶困公車攜家居長安矜名節通輕俠盱衡抵掌傲睨公卿閒長安諸公盡出其下又八年舉進士除太原府推官太原省會叢劇奸利盤牙案治決遣奮髯抵几豪右莫不懾服三娘子款塞君平捧檄往諭宣布朝廷威德反覆數千言聲如殷雷大虜羅拜幕下呼爲天人君平謂虜雖強餌不可饜我雖弱條不可弛宜有以伐謀伐交不當朝夕惴惴竭天下



以奉西北上備禦三策慨然有試屬國係單于之志邊吏忌其能中考功法罷歸僑居白門結廬雨花臺下杜門縱酒酒酣捋鬚嘆息曰此于思者如故髮則種種矣忍效碌碌者蘇而後上哉甲寅四月某日卒於寓舍年六十有幾卒之日擗擋箱篋敝衣數襲而已當君平去太原時兆甫亦以江陵令謫調靈寶坐譙樓指揮躍馬掩殺礦賊數千人遷南庫部郎築浦口城以勤事死兩人既死余屏居田里追念疇昔相期之語輒汎瀾太息久之嗟乎同籍之士蓋有壯盛

遇合枋樞筦擁牙纛者余固嘗目笑之而決其無成也謂余言皆不驗何其不幸而中也謂余言而驗其於兆甫君平又何如也豈士各有命而余言亦偶驗偶不驗與抑余固目論而其言之驗不驗亦不足券與不然則人才世運兩相折除使余之言不驗于才臣志士而獨驗于輿尸折足之徒與嗚呼其可嘆也已君平爲宋叅知政事質肅公之後四世扈從南渡徙歙宋季徙宣城十二傳爲處士汝奇君平之父也某年某月葬于某地之阡子三人曰允甲允年允中



孫幾人允甲博達有父風固於是乎在銘曰  
鬱鬱者髣髴如其身堂堂者身身如其人兼資  
文武漢之朱雲平陵東郭丈五之墳孔明有言  
取以銘君未若髣髴之絕倫逸羣

中憲大夫四川敘州府知府趙君墓誌銘  
余弱冠則與趙文毅公之二子叔度季昌游叔  
度激昂自喜眉宇軒然籠蓋人上季昌敘州君  
也沈實恭謹刻苦於學嗛然如有所不足皆所  
謂佳公子也文毅公剛腸直節獨立當世沒而  
謗焰騰涌門戶漂搖君兄弟叫號呼憤蓬跣赴

愬而叔度又早夭君獨身措柱茹荼攻蓼垂三  
十年人皆曰文毅有子 熹宗卽位詣闕上書  
具陳先臣當國本危疑請建儲爭竝封擁右  
先帝宜見卹錄大臣鄒忠介趙忠毅諸公主其  
議君得蔭入監越三年請補給文毅公吏部考  
滿再贈太子少保蔭一孫中書舍人推以予叔  
度之子於是文毅公之卹典大備而其遺忠益  
暴白於天下罷敘州歸七年其子士春士錦同  
日而舉南宮閭里聚觀嘆息父老有泣下者人  
咸歎善人之有後而君之劬躬熹後爲難能也



初以文毅公恩補太嘗寺典簿遷太僕寺丞升  
刑部貴州清吏司主事轉福建司員外郎出爲  
四川敘州府知府君治官無大小不苟簡不屑  
以任子爲人蹈籍信眉瞠目重自矜奮所至以  
廉辨稱敘古戎州地鎮雄烏撒烏蒙東川四夷  
府偏處皆以水西爲大府自奢崇明逃死水西  
與安酋連結謀窺全蜀而敘爲兵衝君莅郡下  
教屬邑聚鄉兵以數千計募僧兵五百人搏力  
勾卒分戍設守次年兩酋擁衆大至君腰刀跨  
馬部署僧兵營於翠屏山柵壘屹然烽火相望

賊恫疑不敢進初議斂兵守江城君曰舍門戶  
而守堂奧示賊弱而縱之入非計也命長槍強  
弩列守水渡戒陸路勿與戰稍陘陁折礮石銃  
礮自上而下賊屢進皆重傷建武之戰斬酋首  
數十級遂改攻永寧遁去監軍劉副使于賊營  
獲二圖一先下敘州截江門一攻永寧監軍歎  
曰敘州不堅守全蜀其如何矣夷府目把以買  
鹽布爲名宿留內地爲水西間諜君出令募投  
充伍三日不上以奸細論諸目把憚夷法嚴潛  
渡江引去督健卒驅其伏匿者五百人賊無內



應不敢復窺敘矣君條善後諸事上夷府鹽布  
議曰國初制給夷府鹽布鹽出嘉定大洪井中  
布買之民間商人給引從永寧路輓輸夷人不  
許出境奢崇明敗永寧關稅絕上臺謀制水西  
優假各夷府題許入境叩領又刊定額數鎮雄  
烏撒鹽十萬勛布八千疋烏蒙東川次第減損  
以爲各夷府自贍有限將不暇轉給水西此一  
奇也然而行之數年卒蒙其害何也夷人不能  
入境叩領中國穿室發冢髡鉗亡命之徒竄逋  
爲僕虜一旦充使沐猴而冠竊入內地傳相勾

引四出罔利富順各井販鬻鹽勛不復拘大洪  
之舊布則村巷機杼聽其收買鹽曰十萬實踰  
百萬布曰八千實八萬不止矣 朝廷用各夷  
府爲爪牙彙氏一女子加叅藩職銜各漢把俱  
驕子視之每鹽布啓行搽持兵刃公然運輸吏  
卒不敢仰視況詰問乎此令初起各夷猶以黃  
蓮茯苓之類入內貿易迨其浸淫在內奸民反  
出銀買其文書支領謂之紅錢于是夷地鹽布  
愈多價亦賤且掄捆狼藉而不可計能禁其不  
入水西乎今日欲清奸宄杜邊釁必守 高皇



帝夷人不許入境之令而後可國家制水西當有長策不在區區鹽布卽欲鹽布勿入水西必申明商引絕其闌出使各夷府貴如珠玉而後可是數者較之舊制利害懸殊職愚以爲復舊制誠便議上當事者置不省是年外計中考功法罷歸君治郡廉平當得上考不知其所坐國家有事西南夷思得公忠彊幹之吏宣力疆圉而以無罪黜免此可爲歎息者也官刑部時送奄竊政發憤草奏以使行不果上士春登上第官史局論武陵相起復謫歸君以特羊告家廟

喜極而泣曰文毅公拜杖時腊肉猶在孺子盈吾志矣川貴敘功准復原官遂不復起其卒以崇禎辛巳之三月年六十有一君諱隆美季昌其字考文毅公諱用賢其先世具文毅公神道碑娶何氏子六人女六人孫男女十九人癸未十月初七日葬羅墩之新阡君長于余一年實兄事余煦濡飲助久而彌篤每誦蘇明允之言曰知我者惟我父與歐陽公也輒拊掌太息者久之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少長憂患晚猶契需心忤忤若危弦眉蹙蹙其



不舒臨沒之言一何歛歛蓋終其身盤回于羊腸九折而未嘗開顏騁足自放于九達之衢嗚呼其斯以爲仁人孝子之準的而勞臣志士之權輿

湖廣行都司斷事蔣君墓誌銘余一羊實君諱國珙字公韞福建按察司副使蔣公諱以忠之次子出後于其弟御史公諱以化者也副使篤學好修寬然長者歷南北郎署出守廣平君皆從囊篋細碎有晨昏之助御史精強饒心計晚而無子君遂巡不欲往曰矍相氏之圃爲

人後者勿入我何人哉其宗老強之而後可田廬畜積多所推讓人以爲難以國子生謁選除湖廣鄖陽都司斷事攝令于鄖潔身者事鄖人懷之無何致其事而去居里閭之間恭大慈小履順考祥凡八年而卒錢謙益曰吾里中縉紳之後有子克家者人于君無閒言而惜其不獲射策甲科以光大其家世子之論則不然夫甲科之在一鄉其賢則祥麟威鳳也其不賢則禱杌驍貐也彼且憑藉高華倚恃氣勢布桀黠爲爪牙修竿牘爲鋒刃朝篡取一人焉籍其家暮



纂取一人焉。僂其帑，怨謗弘多。寃對叢集，而猶軒然自喜，以爲無如我何也。惡貫滿盈，福澤垂盡。鬼瞰其室，神奪其算。乞兒販婦，莫不交口而咀嚼之。爲賢士大夫者，亦何樂乎有是子孫哉。馬少游有言：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椽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如君者，孝友順祥，逡巡退讓，爲佳公子，爲賢子弟，爲淑人君子，視世之射策甲科，漁食鄉里，以蹶躅自豪者，其賢不肖奚啻霄壤。而世之日論者，顧猶重彼而輕此，則亦慎矣。吾志君之墓，蓋執筆而三歎焉。牽連

書之以告于閭史，其亦有不得已也。夫君卒于天啓丙寅年十月，享年五十有七。妻陳氏，刑部左侍郎莊靖公諱瓚之孫，貴州右叅政諱禹謨之女。服習家訓，撫庶出之子廣生如已。出病革，語廣生曰：汝父賢而未有聞也。吾聞錢先生爲銘辭，取信天下。吾先夫子旣得請矣，汝不忍汝父之死而沈泯也。必求先生銘，吾亦可以見汝父于土中矣。於是廣生以崇禎癸未臘月十日庚午之吉，合葬于平墅之新阡，奉其母之墜言以來，請銘。銘曰：



附也合之既固既安我篆斯石比于張圓後千  
斯年尚知其妻之賢也

毛君墓誌銘

吾有布衣之友曰繆希雍仲醇國之高義不侵  
爲然諾者也應山楊忠烈公爲嘗熟令問邑之  
耆老於仲醇仲醇首舉毛君以對歲大水屬耆  
老分賑君載官粟益以私困扁舟掀舞白浪巨  
門比返則突煙四起矣石塘之役君爲植土實  
石堅湍悍遠徙楊公迎而拜焉勞以酒帛請以  
遺八十老母楊公歎曰今之毛義也君娶戈氏

於仲醇爲彌甥婿仲醇數爲余稱君因遣其子  
鳳苞執經余門故知君爲詳君少讀書諳曉經  
義內行修謹彊力耆事指麾風發其中寬然長  
者也母七十斷右臂垂死君頓踴哭禱日中有  
人持雄冠雞箠門疾呼曰傳其血可以療媪如  
其言而差不知饋雞何人也尤久客歸臥疾上  
雨旁風穿漏床席趣僦工新其廬病起兩榮翼  
然負日而歎吾弟之暄我多矣天啓四年六月  
君卒年五十七楊公哭之慟爲文以祭以仲醇  
之言爲徵崇禎二年十一月戈孺人卒年六十



三君歿而二親未葬戈襄事有加禮臨穴慟絕  
日移晷而蘇其純孝如此君諱清字叔漣祖父  
居東湖之濱以孝弟力田世其家君尤精於農  
事重湖復陂隄塍相轄爲漑爲陸百穀蕃庶鄉  
邑有鑿鼓之召急病讓夷望君如望歲焉毛於  
是乎始大萬曆間貴溪徐貞明建京東水田策  
其議實自仲醇發之當是時戚將軍欲籍南兵  
願農者以實屯而仲醇謂當辟召南人善田者  
量能授官課最實效徐公去國事遂寢今天下  
多故軍興繹騷天子采用羣策設專官建節

鉞慨然舉行矣誠令踵泰定之蹟考徐公之書  
采仲醇之議放漢人趙過蔡癸以農爲大官之  
意得如毛君者數輩布列爲農官周官大司徒  
教稼穡樹藝制地征之法可舉漢二千石遣授  
田器學耕稼養苗之制可放前元海口萬戶之  
官可復屯種可興漕輓加派可漸省而今也爲  
人擇官不爲官擇人畢牘書生置之田畝不知  
南東何屯政之爲也天下之事利害相蒙而名  
實不相副也可勝歎哉余志毛君之墓追思徐  
公仲醇故事俛仰太息而系之銘曰



國初立法經界既均乃立巨室以聯細民惟蘇  
沈氏以方穀聞高帝召見錫予便蕃卓犖毛  
君奮跡力田聯事急公鄉黨歸仁賈其材略芻  
牧興屯通侯虎符何足以云戈莊之阡昆湖之  
濱禾黍芄芄達於墓門德則富有請考斯文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一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一

神道碑一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贈資德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諡文毅趙公神道碑銘

趙文毅公之卒也七年而克葬葬二十三年而  
褒卹贈諡彝典始大備又八年而崇禎六年距  
公卒三十有八載而謙益始書其墓隧之碑謹  
按趙氏其先宋簡國良顯公仲談之後其子中  
大夫士鵬守江陰軍遂家焉會祖諱實徙居嘗



熟祖諱玘父諱承謙廣東布政司參議嫡母蕭氏母張氏公諱用賢字汝師中隆慶五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簡討萬曆六年江陵張公當國父喪有詔起復公抗疏請聽終制杖六十爲編氓家居六年以原官召用陞右春坊右贊善久之遷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又遷右春坊右庶子十五年以詹事府少詹事管南京國子監祭酒明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十九年召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教習庶吉士二十一年改吏部左侍郎兼官如故未

幾移疾歸里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卒于家年六十有二葬羅墩之阡公應庶嘗選名在第四穆宗皇帝拔置第一事神宗皇帝爲史官長身聳肩議論風發突兀班行中人望而識之江陵之起復也公與編修吳中行刑部郎艾穆沈思孝進士鄒元標後先拜杖闕下削籍里居江陵威權日盛人咸謂禍至無日公闔門誦讀意氣自如公有女許御史吳之彥之子鎮之彥懼及坐鎮于其第下曰婢子也用以辱公公返幣告絕之彥乃大喜公亦不以屑意也壬午



江陵卒朝政大變上始召用公當是時吳縣  
申公新安許公執政江陵舊人未汰除者猶布  
滿九列見公等驟起田閒不能無內慚且忌而  
公與吳公起家詞林執政者惴惴然懷應侯蔡  
澤之恐會御史李植江東之故以攻江陵擢用  
不快於吳縣連章侵之新安大怒遂攘臂攻江  
李而其疏所謂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自負以  
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誣上  
行私者蓋專指公等也江陵威震人主奪情議  
起舉國保留若狂彗星出西南長亘天道路以

目公等出萬死不顧一生爲國家計綱嘗何謂  
偶成一二事江陵之餘黨蠅營狗苟皆護惜之  
如頭目而獨以朋黨坐公等新安於是乎忤而  
真矣公抗章請罷極言朋黨之說漢宋小人所  
以去君子而空人國者慮開讒賊之端遏仁賢  
之路騁報復之私淆是非之公長諂諛之風來  
壅蔽之漸其詞甚辨而直忌者無以難益深恨  
公太倉王公亦以忤江陵起甫入朝上八不平  
之疏力攻江李其意亦未嘗不在公等也自時  
厥後交口沓舌明與公等爲難而公知必不見



容求去不得遂引而南矣公之南也執政畏偏  
心俸其稍遠及其久次于南也海內望公旦夕  
枋用爲之授手扼腕其語不絕于耳則又患而  
苦之吏部郎趙南星抗論時事謂不當以畱署  
棄公朝堂爲之大閔執政雖責譴給事郎署之  
右公者終不得已而召公比太倉再相有三  
王竝封之命公極論其不可且曰錫爵初至之  
日慨然以冊立爲第一事引而身任之乃御札  
之密封揭帖之獨進閣臣禮部咸不與知一旦  
諭從中出道路籍籍謂默有啓告致成此舉數

千里應召而來曾未浹月踰旬而已蒙不韙之  
疑錫爵之心亦豈能安於此哉疏上事得寢而  
公旋進貳冢宰與部郎顧憲成辨論人材以進  
賢退不肖爲已任物望益附公公故所絕婚吳  
之彥者太倉人也遣其子鎮飛章許公當國者  
主之蜚語流聞中外洵洵公抗疏力辯求去章  
三上得請舉朝大閔訟公者章滿公車咸報聞  
御史大夫李公世達御史吳弘濟吏部郎安希  
范刑部孫繼有譚一召皆相繼去行人高攀龍  
力排宵人鄭材楊應宿希風吠聲又得重譴去



於是善類一空朝右持清議者嘆惜莫敢發聲  
當路相慶數年來黨局妯騷自今幸少得隸泗  
矣當時之傾公與慶曆中以孤甥女子之獄誣  
歐陽公略相類歐陽終得白且大用而公一去  
不復此可爲歎息者也蓋嘗論之公之見逐在  
癸巳而其械成于癸未甲申兩年之間不獨公  
生平用舍之局決于此而壬午以後四十餘年  
之朝局亦懸于此何也江陵旣逝執政之精神  
才術不用之以反舊政圖國恤而專用以支柱  
公等吳沈江李樹的于前鄒趙顧高俠轂于後  
裁量執政水火薄射而公爲之魁難乎其免矣  
始坐公以朋黨旣逐公以婚姻竝一機牙也故  
曰公生平用舍之局決於此也執政旣疑公舉  
不信海內賢士大夫于是乎燈傳鉢授爲畱中  
永錮之法以壅遏清議消磨人才公沒之後正  
人皆不見登用用亦不久而所謂鄒趙顧高者  
遂與黨議相終始故曰壬午以後四十餘年之  
朝局亦懸于此也公爲人孝友誠信公忠強直  
未嘗一日忘君父未嘗一念不在天下國家雖  
嬉遊燕笑酒酣樂作偶語及之未嘗不側席而



嘆投箸而起也拜杖之日刳敗肉如掌陳夫人  
腊而藏之公意有所不可嚙齒奮臂輒從容奉  
饋進曰公且休矣盍亦爲餘腊地乎公爲之斂  
容嘆息而終不能改也東南財賦甲天下賦斂  
日增而科派無別徵輸日急而隱漏多端公訪  
求悉其利弊在官坊延進士袁黃商榷四十七  
晝夜條陳十四事上之執政不說以謂南人不  
當言南事終寢閣不行在南雍修國學舉遺賢  
復勛舊送監之制斥豪右侵占之地郭文毅奉  
爲絜法在南五年亟請建儲早教元子及宥

言官李沂斥閹鯨最爲剴切令公得行其志竟  
其學君子必進小人必退國本必早定生民必  
又安而神熹之際國家必無鈞黨之禍公之  
不用蓋昔人所謂蒼生無福者而豈一人之故  
哉公強學好問老而彌篤午夜攤書夾案燃巨  
燭窻戶洞然每至達旦其爲文章博達詳贍尤  
長於奏議書牘有文集若干卷晚年撰三吳文  
獻志國朝典章因革錄未就而卒公初娶張氏  
早喪又娶湯氏能爲五七言小詩又娶陳氏子  
三人琦美刑部郎中余嘗表其墓祖美國子監



生侗儻有父風隆美敘州知府以廉辨聞女七  
人皆歸士族孫男女若干人曾孫男女若干人  
琦美隆美皆公沒補廕先帝思公有功國本  
又蔭祖美之子士履爲中書舍人諸孫皆競秀  
而隆美之子士春舉鄉書公之沒也小人希當  
國旨數尋聲吠公子第凜凜懼禍以故卹典遼  
緩墓碑亦久而未立觀於公之身後則公之剛  
腸直節頗頷於當世者其又可思已矣銘曰  
龍淵大阿剗犀截龍遇彼柔蔓鈍其鍔鋒暨暨  
江陵蛟龍豹虎禮變金革權傾宮府公奮巨手

刺其狂顛陽劍一麾有光屬天江陵以後盤互  
杻枿便文自營載鬼一車葛藤蔓草孰斧斯之  
水刃霜鍔將安所施國家多故黨論椽揭天不  
祐助人與奚孽白日行天大星隕庭元氣渾顛  
炯然上升死爲闍羅司彼姦黷金碧之神尅期  
來告讒邪螟特職競作羅治鬼斯克治人則那  
虞山熊熊江流如帶朝濟夕潮公赫斯在徵于  
史策質諸鬼神凡百君子眠此刻文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  
太子太保安邑曹公神道碑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君子之進退關于世道之盛衰以吾師安邑曹公徵之豈不信哉萬曆中之黨議播于庚戌而煽于辛亥二三小人垣掌內計佐太宰富平孫公稍斥其渠率其黨相與磨牙爭之久之公與富平相繼引去公退而班行一空萬曆末年之黨局成矣泰昌元年公以太嘗少卿起家屢遷都察院僉都御史吏部左侍郎未幾逆閹之難作公進而旋退而天啓之黨禍烈矣今上卽位召公爲左都御史

未幾閣訟又起公據法守經力爲糾正久之以年至乞身而公之生平遂與黨論相終始矣嗚呼俛仰三十年間黨論三變雄唱雌禍黨同伐異以官府爲城社以婦寺爲窟穴馴至于朝野震動衣冠塗炭而以人之國爲孤注然而丁卯之閹禍卽辛亥黜幽之伏戎也戊辰之閣訟卽丁卯媚閹之遺種也公剪其勾萌撞其機牙措柱于三十年之前而其滋蔓潰決不可禁禦乃在三十年之後公之進也若南山之起于隴蜀天下仰爲維首其退也若黃河之沒于勃碣天



下猶用爲砥柱而其進而旋退退而不復進也  
山川沸騰穀洛交鬪夷虜寇盜亦相挺而起蓋  
自公之進退與黨論相終始而世道往復之際  
有難言者矣此可爲嘆惜者也公之爲人孝弟  
忠信明允篤誠如墮山喬嶽未嘗有意自高而  
登假者仰企焉如和風暄日未嘗有意近人而  
披拂者暉就焉立朝務持大議當事務存大體  
論人務取大節主張名教扶養風義愛惜善類  
其素所畜積也而其于小人也有所彈劾處分  
未嘗不惻然如傷也一言之可採寸長之足錄

未嘗不引而進之也其或反唇相稽操戈入室  
未嘗不引咎自責退而忘其誰某也與盱眙馮  
應京同舉進士以聖賢之學相鏃礪居家老屋  
三閒不蔽風雨席門葦簷含菽飲水端居泰究  
羣萃扣擊春星秋霜移日分夜壯而仕老而休  
終其身于學問之中而已爲諸生時講求共農  
錢賦邊防水利之要與應京訂經世實用書強  
半出諸腹筭授淮安府推官護陵寢禽劇盜爬  
搔淮泗閒利病其舉而措之者在省垣論奏  
皆天下大計萬曆閒推六科人才如先朝之推



葉與中也居憲府雙藤倚戶外百僚肅然有顧  
太康之風遲重寡言人或以衰晚目之及奴薄  
都門諭札日數十下條對商榷不移漏刻詰奸  
警備旋至立應精彊少年皆斂手嘆服知公爲  
有用之學也薄嗜慾勇辭讓進禮退義不失尺  
寸少宰之推也越關中馮恭定公而用公小人  
設械欲藉是兩基之公固讓不可不旬月堅請  
去小人卒無以傷公其沉幾先物不俟終日皆  
此類也蓋嘗論之公之學惟仁與誠而已騶虞  
之不殺鳳皇之不搏仁也春風之解凍夏雨之

解渴誠也仁則無我好賢疾惡皆一體也何惜  
乎黨議誠則無僞方內直外皆天則也何畏乎  
學禁易曰天之所佑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惟仁與誠天佑之矣公之完名全身好德令終  
豈偶然哉若公之始終黨論不得究其大用則  
斯世自有任其咎者而于公何與哉公諱于汴  
字自梁平陽之安邑人也會祖諱庠祖諱司民  
父諱希舜世有壹行皆以公貴贈左都御史而  
妣皆爲夫人公以崇禎庚午致仕歸里甲戌正  
月十九日考終于正寢壽七十有七夫人侯氏



子曰良以公任爲南京戶部郎中丙子三月曰  
良奉 天子之休命大葬公于安邑北郭之賜  
塋後三年戊寅貽書謙益俾書其墓道之碑萬  
曆庚戌公與高陽孫公分試南宮謙益實出其  
門自是厠名部牒實與公相終始閣訟之興謙  
益爲黨魁公之晚出不爲時所容者亦以謙益  
故也追惟今昔君臣師友之間有餘痛焉故敢  
牽連書之庸以徵于國史云耳銘曰  
晉水吳山有唐遺民參晉之區篤生異人龍宗  
有鱗鳳集有翼天生斯人以斥王國介圭不琢

精金有聲貞心匪石直筆如繩始登天垣卒踐  
憲府首櫻宮隣載蹈金虎羣陰繁興孤陽一綫  
覽此鳳德介彼龍戰水火煎逼風雷喧逐正直  
是與厥德不回公之在朝頎然元老國有元龜  
士有師保公之在野皤皤壽考讒消南箕譽象  
北斗 天子命我角中西歸 上帝命我飾巾  
待期耀靈晝晦經星夜落浩然元氣還歸磅礴  
民思冬日士嘆長夜誰能畫筆雕繪造化節其  
一惠媿彼兩賢文中文清季孟之閒白首門生  
纏悲安仰斲石刻詞永敞天壤



資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諡忠憲高公神道碑銘  
今上御極更始首僂逆閹言者始上故資德大  
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高公死狀 天子曰噫是  
吾守正捐生之臣也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諡曰忠憲崇禎三年某月公之子世儒始奉  
天子之寵命大葬公於錫山之阡俾謙益書其  
墓隧之碑謙益謹按我 皇祖神宗皇帝久於  
其位天下恬熙小人近倖孽牙其閒一二君子  
奮起下位以搢拄國是而朋黨之論始出所謂

一二君子者高邑趙公無錫顧公其尤也公舉  
進士實出趙公之門萬曆癸巳趙公忤時相被  
逐公以行人奉使還甫三日卽抗疏分別忠佞  
極言閣臣不當陰除異已鋤善類以空人國奉  
旨詰問侃侃不少鯁避遂降揭陽縣添註典  
史而顧公亦以言事罷歸無錫故有龜山先生  
東林書院公與顧公修復遺址講學其中久之  
東林之名益高海內清名之士淹久不用者其  
應和益廣而羣小疾其厲已爭相標目遂譁然  
以東林爲質的天啓初大起廢籍公與趙公相



次枋用羣小滋不說會應山楊公疏擊逆閹魏忠賢而公以考覈回道御史褫閹之私人崔呈秀於是羣小合謀嗾忠賢曰東林必殺公忠賢怖且恚亦曰東林殺我然不知所謂東林者何等也甲子冬假會推事盡逐公等乙丑戌趙公逮楊公等殺之丙寅又逮公等七人公不辱死于水嗚呼朋黨之禍至於斯極矣然其所繇來久矣公與趙公實與之終始豈非天哉公初聞有使收捕與家人處分燕語若將治嚴就徵者夜分闕其室爐香拂然也封題宛然也及諸河

形神離矣裳衣戍削口鼻未嘗少沾濕也湛淵潔身不以苟生辱國北向叩頭不以垂絕廢禮結願來世不以之死忘君從容就義守死善道嗚呼難哉公爲人齋莊閑靜不苟訾笑淵停嶽峙如也東修立朝其發念未嘗不歸君父其持議未嘗不本名節其幹旋護持未嘗不在世道人才故以一散曹得譴去而天下以大人長德歸之其自田閒起家也熹廟幼冲婦寺中外盤平爲窟穴公慨然以斥遺奸清國本爲已任抗章極論前後三四上羣小激怒先帝謂訕



朕不孝欲以危法中公又請禁講學以撼公公弗爲動也御史大夫闕僉言推公公固辭不可公居恒謂此衙門得人可以救世申憲綱舉臺規察守令確有成畫受事之日雙藤倚戶外風采肅然逾月而報罷當是時外庭攻闈急羣小依闈亦急公欲外輯外廷內齊政地中渙羣小爲彌縫匡救之計而亦莫能聽也嗚呼公之不能久於位者天也其不能救闈禍者亦天也公何與哉公生平學問以誦法程朱真知實踐爲主揭陽之行發憤窮究所至登臨吊古雲水孤

清益恍然發悟家居二十餘年水邊林下洗心退藏尤於靜中得力湛淵之時內不獲身外不見水皆我之靜境也委順而去與聖賢之曳杖易簣夫何以異嗚呼如公者斯可謂學斯可以講矣公諱攀龍字存之世爲嘗州之無錫人祖諱材父諱德徵妣陸氏實生公材有弟曰較任黃巖知縣壯而無子遂以公爲子其後皆以公貴贈太僕卿妣皆淑人妻王氏封淑人子三人世儒世學皆任子世寧邑諸生公之沒也世儒請于朝得贈三代如公今官公卒于天啓丙



寅三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五其世次官爵及  
所著書若干卷誌于墓譜于家者皆不具書嗚  
呼近代朋黨之禍烈矣其始則宣政之碑也其  
中則淳慶之禁也最後則延熹建寧之獄也彼  
方立黨籍公則爲溫爲蜀其如公何彼方禁僞  
學公則爲雜爲閩其如公何彼方逞黃門若盧  
公則爲膺爲滂其又如公何精金之鍛百鍊良  
王之火三日張羅布網蔓衍三朝愈變而愈毒  
適以完節畀公彼小人者冰山旣傾腐骨猶臭  
徒爲海內所咀嚼唾罵傳之無窮令其轉而自

訐當亦知其不可也雖然公之忠君愛國死而  
彌篤靈修美人之思有餘恫焉何樂乎與怡淫  
謠詠之徒比長絜短于身後也然則嬋媛太息  
攄幽憤以告來者其亦吾黨之爲而無乃非公  
之志也與謙益不肖附公臭味之末懂而不死  
敢因公碑首鹿麕述朋黨梗概而系之以銘銘曰  
唐虞世遠麟鳳憂出非其時來何求高冠長佩  
芳澤稠珩璜瑤瑪紛相摻回翔延佇經九秋虹  
蜺揚光白日雫蘭芷不分蕙爲茅先君後身衆  
所讎一夫九首擇肉投 帝閭高高靈瓊幽死



暴都市生纍囚天地爲籠逝何繇清冷之淵水  
滔滔蹇裳抗跡依前修崖山巨浸清淮流公非  
水解乃天遊皎如白日臨中洲扈從 三后參  
前駟雲旗晄靄衛九旂手援斗柄駕龍輶騎鯨  
被髮覽冀州俯視人世殷戈矛蝸蟾沸羹爭嘲  
啁靈不言兮心豫宥乘風載雲過帝丘

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贈太中大夫資  
治少尹太僕寺卿周公神道碑銘

天啓元二之間逆閹忠賢已居中用事周公爲  
御史因盛夏冰雹論內臣爲害訟言攻之當是

時閹猶未改名公疏所謂魏進忠者也公旣首  
發閹奸而後先言乳母不當入宮近侍不當典  
兵皆以剪閹之翼而遏其機牙迨癸亥內計極  
論閹與其私人郭鞏交關亂政狀鞏大慚且懼  
諸與鞏潛附閹者聳聽喘汗人自以爲麗公白  
簡遂聚族而謀公矣乙丑閹徵楊魏諸公考死  
羣小脅閹曰必殺周某遂嗾吳江舊貪令曹欽  
程飛章告公公喪父里居坐削籍追贓獄未上  
而檻車徵矣公之下詔獄也以丙寅四月十三  
日其畢命也以六月十七日年僅四十有五越



七日始得出暴尸都市肢體斷爛其慘毒視楊  
魏一也公被急徵後織闔又飛章誣奏傳言將  
孥僂公之母以驚死所坐賊多不能償其子廷  
祚廷祉亦旦夕祈死會今天子御極遂竭歷  
詣闕訟寃天子嘉公首發奸逆贈太僕寺卿  
褒卹有加又詔所司定鞏等罪狀於是天下  
雖芸夫牧豎無不稱公之忠爲之嗟咨嘆泣而  
咀嚼鞏等恨不得嚙其肉也嗚呼公又何憾哉  
公爲兒時聞其父談楊忠愍事輒抵掌曰好好  
念其祖之死於寃也燈窻誦讀流涕覆面甫入

臺卽疏請昭雪焉其言事傳旨廷杖者三比其  
得免言笑舉止無以異也下獄考掠逾兩月無  
屈詞且死以老母爲念無怨言其死於忠孝蓋  
天性也公少儁傑廉悍遇事風發舉進士益自  
刮磨飭理以跣聲業釋褐爲武康知縣視篆德  
清調煩仁和剔宿蠹斷疑獄三邑皆以爲神明  
其在西臺諳熟典故曉暢法令慷慨發舒知無  
不言東事之殷也議恢復計兵餉責成中樞執  
政皆鑿鑿可施行巡視光祿歲覆冒破二萬餘  
金闔王體乾以郊廟享用爲言公据會典駁正



闔亦爲屈服輩被彈猶信信不相下公曰今劉朝典兵行邊輩能出片紙過朝吾請爲洗交結之名輩噤不敢應其善抗辯屈人皆此類也公每昌言于朝謂士大夫當持平心渙黨議無使國家爲熙寧紹聖之續其言論風旨於世所指目賢人君子亦不盡相附麗而魏公在諫垣尤爲牴牾及內外勾連中旨數出慨然知國事日非而是非邪正不可假易也于是大臣言官相繼放逐遂不惜傾身願與之同去與之同罪而卒與之同禍嗚呼公可謂忠讜特達致身授命

之君子矣公諱宗建字季侯蘇州之吳江人也曾祖諱用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恭肅祖諱式舉人父諱輯符母顧氏太僕寺卿諱存仁之女祖父皆以公贈太僕寺卿而妣皆淑人妻申氏封淑人子男六人廷祚以蔭爲國子生廷祉邑諸生後公卒次廷禧廷祺廷祺廷祿廷祚以崇禎五年十二月葬公於叟字圩之賜塋惟公與魏公爭論故僉院王公德完遂相擊排魏描畫其末路而公護惜其初節所謂相爭如虎者也及糾輩疏出魏公亦聞而嘆焉魏周之爭舉



朝幾分左右袒既而隸黨籍死闔禍白首同歸  
闔棺論定闔之煽虐殆天所以成公等與余於  
墓隧之碑重複書之不獨使兩家子弟通知二  
父志亦以信于後世云耳銘曰

國有椽人金虎在旁羣小蠅附厥翼始張雄唱  
雌和設陰施陽公首奮筆抉摘附璫譬如迅震  
破彼蟄藏飛謀釣謗傳刃以償葦笥之籍始於  
魏揚瓜蔓及公討捕刊章身填牢戶寃復桁楊  
腐肉安逃枯骨何葬明明昊天云何弗愴神  
熹之際黨論拒撐分部立墀沸羹揚湯填河

濁流焚王崑岡勞臣志士同歸一坑送焰焚如  
顯此忠良孰云長夜天晶日光嗟我于公同籍  
同方我爲黨魁懂而後亡悼往撫今有淚盈眶  
刊文碑石過者盡傷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二







爲聖童二十登鄉書明年己丑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教習三年請假歸又三年盡讀經史子集之書近窮掌故旁撫釋典鈎連穿穴而後其學始大就甲午除翰林院簡討又六年遷南京國子監司業三年滿考復任又二年始陞右春坊右中允丁太公憂喪葬用古禮墓祭徒步五十里哀動路人終喪將不出樊安人固命之乃強起丙午主南京試歷本坊右諭德庶子又四年始陞太嘗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詞林覬望遷拜不樂居兩雍公嘆曰養賢造士國家之

急務此官非冗長也南陳北李彼何人哉後先條奏主於崇教化考德行謂從祀不當專重文學宜推廣許讚之議進張巡文天祥等以風厲人心在南雍申明條約作八勗以聳善作八誠以抑惡晨夕集諸生堂下勸誘如誣諉訓戒如誓命反復憺怛如家人父子孝秀簡習榎楚廢弛滿考及遷投業遠送望慕嗟咨唐之陽城無以尚也在北雍講貫教督不懈益勤故有弱疾寢劇辛亥七月十四日卒於官舍年四十有三疾革命授几焚薌擁被南北向扣頭而沒同官



合賻之乃克歛。上賜祭葬給驛以歸。贈禮部右侍郎諡曰文恪。娶閻氏三子。庭詩以蔭爲刑部郎中。庭禮庭蘭皆諸生。葬於定襄城東南十五里高長山之原。公生而短小。文弱手足皆纖細。異嘗人順祥和雅。聲出金石。見者皆心醉。曰真翰苑人物也。明內柔外恭。大慈小足。布武惟恐先人口噓氣。猶恐傷人。其於進退泊如。取予介如也。南司業滿考旦夕當遷。四明謂曰。此官無肯往者。盍再借一二年乎。公謝曰。與南諸生殊相安。倘不卽幽黜。亦不願去也。四明有意遠

公公亦心喜其遠已而不見詞色。福清雅知公公不能作意近之。敘遷平進而已久於南雍。詞林有嫁老女之嗤。公笑曰。縫衣裳。幕酒漿。老女亦有微長。終不能顧千金之求。百兩之迎。倚門而相招矣。福清當國。公語所知曰。痞膈病深。須大承氣湯疏解。猶悠悠泛泛用補中之劑。令人轉思王山陰耳。公之生平立身持論。此其大端也。公在史館。與南充黃昭素會稽陶周望深研性命之學。嘗謂昭素人議趙大洲學禪。大洲直任不辭。騰諸奏牘。視陽明改頭換面更進一格。



又謂周望二程闢禪語錄中却多妙義是從儒宗中透入禪宗暗合而不自知若東拚西護陰用而陽斥之此禪門五宗技倆非吾儒立誠之行徑也公內闕心宗外修儒行重規疊矩不染狂禪氣息人以爲學佛作家吾以爲吾儒世適也蓋嘗論之賢者之生於世也譬諸商彝周鼎陳宗廟而後尊干將莫耶試剗剗而後利此其恒也其有含章履和閒世而一見者如麟趾騶虞雖異類知其不踐不殺也如譽星卿雲盲者知其爲祥明玕良玉愚者知其爲寶也天之生

之固將置之明堂東序玉瓚黃流之閒世莫得而垢氛人亦莫得而軒輊也吾所見偉人碩儒亦多矣若是者非公不足以當之至其微言精義闢儒釋之牖戶出死生之津流者固非未學之所識而豐碑亦不可得而詳也公嘗授天官律曆於范禮部授幾何數於西人授青烏於平定李生授黃白於胡叟其書皆不傳其藏於家者有文集二十卷大事狂談四卷總集類書千餘卷銘曰

嚴嚴紫宮孰疏禁訶睥睨斗柄鞬轆雷車帝曰



豎子汝下無苦乘風躡雲送汝帝所雖則下謫  
不在塵寰何以置之瀛州道山中秘之閣列仙  
所居紅藥當堦青藜炤書出入金門迴翔類宮  
劔佩參差禮樂肅雍朝市熏灼火聚炎蒸清秋  
蕭辰冰壺玉衡名利喧呶吞腥咏臙閒房燕處  
靜嘯清絃觀化而來限滿而去東觀西清累蘇  
何處英聲八區遺書千軸雲過太虛燈傳空谷  
聖人之山河曲湯湯山宮水襲公魄所藏白首  
門生怛化無極敬譔蕪詞以篆好石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蕭公神道碑

天啓五年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宣化蕭公引年  
乞休 詔進光祿大夫予一品誥命馳傳歸七

年二月以疾卒于里第年七十有四 天子念  
先朝舊學遣祭賜葬恩禮有加公薨後十有二  
年爲崇禎十一年 天子維新大政臨軒御殿  
更定館制親簡閣員海內喁喁想望治平而謙  
益方頌繫長安遇公之任子鴻襄鴻禛相與伏  
地而泣踰年釋歸乃獲論次公事狀書其墓隧  
之碑謹按 神宗皇帝時天下無事 天子富



於春秋與公卿大夫率繇。祖宗故事慎重館閣之選儲侍人才爲異日用而儒學文章端方雋偉之人出公諱雲舉字允升姓蕭氏其本出自宋蕭叔大心封于蕭遂以爲氏繇漢迄梁代爲侯王唐季有諱殷者爲馬殷判官避亂江西之泰和再徙瀘源國初適成廣西爲南寧之宣化人曾祖諱蕃祖諱滿考諱棟以公貴累贈如其官妣皆一品夫人公生于其父高要令之官舍高要公夢五色雲捧日覺而公生因以名焉生七年母朱夫人卒擗踊叫號人呼孝童二十

舉鄉試萬曆十四年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授簡討公少負才藻風發泉涌在史館深思下視刊華落實爲勤問學魯人弗如識者卜其有公望矣自簡討陞左贊善凡十年自左贊善歷國子監司業右庶子陞祭酒詹事凡九年。在詹端四年陞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又一年改吏部右侍郎充經筵日講官三品滿六年以繼母羊太夫人里居乞省覲伏殿門泣三日乃得請天啓初召用陞禮部尚書未一載遂致仕歸公篤誠祥順行安節和爲東朝講官齋心



被慮敷陳善敗 光廟嘆嘉焉事 神廟撰進  
講章篝燈整衣肅如對御不以人主靜攝少自  
假易 神廟深知之欲朽用而未果也萬曆之  
有黨論也甘陵汝南之議不欲附君子故去天  
啓之有奄禍也黃門北寺之獄不忍附小人故  
再去回翔詞垣棲遲衰晚不以容悅持祿不以  
擊排植黨不以年至隳節不以時危易行其不  
終大用也斯以爲端方儁偉始終一德之君子  
與嗚呼國家史館之制所以儲才養相計安軍  
國可謂至矣技自草茅置之禁近體優則其氣

舒局冷則其志澹枕籍經史無簿書期會之役  
則其神簡優游年歲無傳遽拜除之競則其智  
恬三百餘年謀王體而斷國論有若金陵之議  
升祔新都之阻封爵莫不援摺編帙取携腹笥  
固未嘗薄館閣爲乏材唾翰墨爲無用也謙益  
登朝時佐吏禮則公與崇仁吳公掌院則耀州  
王公掌詹則晉江翁公祭酒則定襄傅公此五  
公者金聲玉色質有其文出入殿廷朝右改色  
或或乎彬彬乎盛世之詞臣也詩有之鳳凰鳴  
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繇今思之萬



曆四十年間豈非成周卷阿之盛際與謙益論  
著公事而及此者庸以著 祖宗養士之仁彰  
神宗久道之化贊颺休明昭示後世亦公之  
遺志也夫公前娶鄧氏後娶何氏皆贈一品夫  
人有子八人曰鴻圖鴻業鴻襄鴻靖鴻慶鴻祐  
鴻譽鴻振鴻業萬曆丙午舉人鴻襄戶部山東  
清吏司郎中鴻靖太僕寺廳主簿所著有青蘿  
集五十餘卷別集若干卷公主萬曆庚戌會試  
爲謙益座主殿試讀卷又首拔焉所以教誨期  
待甚厚衰遲坎陷老而無成公之二子不以爲不

肖有點于師門也以公碑諉而故不敢辭銘曰  
於穆 神宗如日方中王多吉士翾翾雖有  
美蕭公奮跡粵西道山蓬閣來游來儀焯彼民  
譽蔚爲國寶公于斯時麒麟朱草乃晉坊局乃  
教成均如衮掌誥如贊考文明廷開窻細旃納  
牖公于斯時王鉉大斗東觀再游西京出祖哀  
此宮隣傷彼金虎布袍歸里飭巾待期公于斯  
時夏鼎商彝丁年俊英白首魁艾杞梓明堂楮  
柱昭代孰培養是 神宗之仁豐水有芑詒厥  
子孫蒼梧之墳喬木千章 帝命顯融豐碑煌



煌有君有臣是保是師我銘不忘 神祖之思

慈溪馮氏先塋節孝碑

天啓元年有詔追錄 光宗皇帝東宮舊學贈  
故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馮公爲禮部  
右侍郎子祭葬蔭一子越九年巳巳公之季子  
爾達奉公與太宜人兩世之柩返葬於慈溪葬  
之後十九年其門生錢謙益乃爲論世考德銘  
諸麗牲之碑謹按慈溪馮氏叔和往五代之際  
仕吳越爲尚書叔和二十世吉亨永樂中爲給  
事中吉亨四傳爲淳淳生時桂時桂生四子其

叔爲孝廉府君諱讚卽公之考也府君初娶於  
沈就昏長安遂占籍錦衣衛嘉靖甲子中順天  
鄉試繼室以劉氏生公公諱有經字正子五歲  
而孤劉年二十有二萬曆丁酉劉年五十公上  
疏言母劉苦節 詔旌表其門爲節婦又九年  
公五品滿三考贈府君如其官而劉始封太宜  
人太宜人歸也府君巳舉於鄉府君性至孝  
負笈策蹇授詩恒山孤竹閒所得修脯封題以  
遺二親不敢名一錢太宜人勤勞共儉黽勉有  
無不以關府君也府君疾革指公以屬太宜人



曰孺子之生也夢老人劔以畀我曰以節婦子  
爲而子夢如可踐也吾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  
太夫人顰面絕食忍死襄事藁葬府君於外家  
墓旁而依其母以居府君之伯氏持太公貨錢  
券責諸遺橐太宜人盡室以償而身自忍餓日  
旰未炊抱孺子而泣宗人欲奪其志作輓詩以  
諷太宜人拜而泣曰宗人勗我矣敢不自力公  
六歲以舅氏爲外傅太宜人丙夜課讀刀尺與  
吾伊聲朗朗相應公閒持尺蹠搏弄藏匿袖中  
太宜人偪而奪之則所私屬程文也乃大喜悉

發府君遺篋予之兵農禮樂之書部居粲然公  
得以諳曉爲通儒府君之遺教也年二十舉鄉  
試又三年己丑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甲午  
除編修戊戌陞右春坊右中允庚子充東宮  
講讀官一日講官進拜皇太子偶不爲起公  
奏曰臣等承乏春宮輔導無狀致殿下失起  
立之禮敢請其罪光宗改容謝焉是年請假  
歸葬府君藁葬三十年棺不能受絳治木更斂  
貌如生人汗津津浮頰額公一慟悶絕嘔血漬  
面傾灑如洮頰已而奉太宜人扶府君櫬歸葬



於夏魯之原哭踴如初喪感動行路公疏請廬墓行服三年上不許皇太子臨講數問馮先生還否吏部勒限趣就道乃還職公在坊局九年繇諭德洗馬歷庶子皆不輟講讀霜天雪夜太宜人未嘗不夙興曙戒公每進講念母師之訓靜共齋慄著見於進止之間皇太子恒目屬之曰馮先生孝子也公念太宜人老不樂仕進時方鈞四明之黨多所連染遂抗章移病疏十上乃得請閒居奉母修白華之養者七年而太宜人考終公哀慟致毀誓不欲生踰小祥

而滋甚劉宜人病脾絕而復蘇髣髴見太宜人爲護持公拊心哭曰死者果得相依於地下乎吾死不復返矣奄然無聲痛入黃泉竟以不勝喪而卒乙卯十月十四日也年五十妻李氏繼妻陸氏劉氏皆先卒子三人爾偃爾發爾達皆諸生爾偃早夭爾發承蔭後公十年卒謙益以天啓初哭公於近郊之殯宮退而謂爾發曰日月有時方隅未靜返葬則未遑慢葬則不可子將謂何爾發曰先人居恒謂太公三世反葬於周爲不忘本易簣之夕口喃喃扶櫬南下爾發



所不以兩世歸葬棄先人之墜言者他日亦無  
以見吾子矣甲子試鎖院不中填塞呼憤一昔  
而卒爾達以一孤僮繼父兄之志柩車累累舳  
艫相銜跋涉水陸誓戒徒旅閒關四千里克襄  
大事嗚呼艱哉恭惟太宜人節綽楔巋然與  
觚稜相望而楊宮庶守勤譔公行狀於歷官之  
下繫之曰孝子本朝館閣大臣以孝子特聞者  
吾未之見也然則公之爵位不能傳遽至於公  
卿固可以無憾而馮氏之先塋視世之周閣高  
門象祈連而署京兆者其崇庠何如哉謙益敢  
竊取史氏之義大書特書刻其碑曰慈溪馮氏  
節孝之阡而爲之銘曰

惟府君之孝夭折是悼如草傷於春弗逮雨膏  
惟母師之節如山有截如澤堅於冬霜清冰栗  
雛啄穀哺再世而滋哀哀藐孤奮爲帝師入  
侍銅輦出奉版輿封有紫誥旌有漆書母生而  
生母死而死承華無人重泉有子兵燹驚疑關  
河修阻孤僮反葬神實相汝鄮山巖巖慈水湯  
湯節婦孝子千秋之藏匪山則墮匪水則迴天  
地元氣歸藏在斯思皇多士馮翼孝德永錫爾



類以胙王國文慙懷鉛誼重負土螭首龜趺敬告終古

南京刑部浙江司郎中封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李公神道碑銘

今上十三年卽家起大司馬李公於南京叅贊機務司馬之父刑部公年八十七矣呼司馬而詔之曰汝毋以我老偃蹇朝命留都吾舊游夢寐未能忘也吾幸健杖屨逐子而行汝以服官吾以就養不亦可乎司馬頓首奉教公居留署三月曰可以歸矣司馬送之江干伏地慟哭瞻

望弗及乃還都人聚觀感泣以爲是父是子忠孝一門斯可以教世者也八月二十七日公考終于里第司馬不俟奏報見星而奔卜以某月某日大葬于松林塘之祖塋走使四千里俾契家子錢謙益書其隧道之碑謙益曰諾爲序而銘焉序曰公姓李氏唐西平忠武王之後有憲者觀察江西游刺史袁州子孫家焉再傳徙吉水之谷村有桂者入明與梁寅諸名士爲友桂生京京生吉吉生威威生貴爵貴爵生贈兵部尚書秀卽公之父也公諱廷諫字信卿少負穎



異十歲以才筆雄里中萬曆癸卯與司馬同舉于鄉旣歌鹿鳴動色相戒曰壯而舉如日出之明晚而舉如燈燭之光有以自厲無相辱也累試南宮不第除廣德州學正遷南京國子監博士再遷南京大理寺評事久之陞南刑部山東司主事改浙江司郎中內計鐫級調用遂不起用司馬貴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再封兵部右侍郎以逮今官公之爲人齊莊易直明允篤誠自其鄉舉時補衣蔬食父子徒步鄉先生鄒忠介公會恭端公聞而歎曰吾江右素風不墜矣

其爲學正也視諸生如其子弟教其不及而貫其非辜諸生之佻達者莫不始而憚旣而服久之矍然而顧化也直指使者檄祀其師于名宦集諸生公議得其暴橫狀力寢其議直指心志公卒無以罪也在國學一如其爲學正當省試時國子先生之室戶屢恒滿公惟衡門兩板而已三年不遷繇廷評量移比部小大之獄必以情本倫嘗依法比不爲深文周內叔姪訟產不決廉知爲外家所嗾執而懲之諭以至情慟哭相讓而罷廬陽盜殺人竄匿南都反以盜首被



殺家欲連逮相抵公曰此必有異繫其人于獄  
已而廬陽來告果逋囚也乃服辜督撫之子僞  
爲省郎符傳執送法司督撫懼遣人來殺之公  
曰父子天性也况殺人以媚人乎命縱之其人  
不忍云復自歸服城旦督撫竟發憤死而省郎  
亦用是敗人咸以平允歸公司馬繇邑令徵入  
西臺正色讜言爲黨人所擠并以考功法中之  
公與司馬環堵蕭然講道論德諸子鴈行執經  
以侍父子閒自爲知己也司馬遭奄禍緹騎四  
出公不色變其再起也公不色喜惟勉以知幾

順命忠君報國而已家居十餘年無求田問宅  
之事無梯山架壑之舉無煦嘔散之態無崖  
岸斬絕之容誠敬以孝享惇睦以善俗以戰兢  
慎獨砥後賢以躬行實踐砥僞學神明堅悍老  
而不衰端坐隱几坦然委順蓋篤實光輝好德  
令終之君子也世之衰也士皆好圓而惡方豐  
表而嗇裏姚江之良知佐以近世之禪學往往  
決藩踰垣不知顧恤風俗日以媮子弟日以壞  
有如公者豈非古之師儒也與豈非鄉先生沒  
而祭于社者與司馬奕世載德光而大之規言



矩行不越尋尺父子之間有潛耀而無崇庫本  
朝稱江西士大夫家法先河後海必歸本于公  
嗚呼可謂盛矣公娶周氏累贈夫人繼劉氏萬  
氏累封夫人子五人長邦華卽司馬次邦英雲  
南曲靖府推官邦藻邦著邦蔚皆邑諸生而邦  
著貢于廷孫男十五人家孫士開邑廩生殉弟  
溺死奉 旨旌表公之家訓徵焉銘曰

於惟李公如玉有瑞百行旣圓五福斯備公爲  
書生巋然長德及爲師儒威儀抑抑摠衣升堂  
頌禮有嚴春絃夏誦朝齋暮鹽再爲法官不詭

不誅矢其素心視我丹筆蕭然虛止歸老紫荊  
澹庵之澹誠齋之誠國爲元龜邦爲胡耆教義  
模楷匪山伊于五福維何福壽考終有子駿發  
高明顯融皇天何私荷此百祿箕疇有徵惟德  
作福司馬受命匡我王國文武吉甫中興是式  
源深流長爾哀爾思玄堂有耀寵章鼎來勒詩  
螭龜作頌是似耄齟來式敢告惇史

通奉大夫湖廣布政司左布政使王公墓

碑

天啓元年藺會陷重慶圍成都朝議推兵部武



庫司郎中王某通知兵略宜出監軍事公慨然  
銜命以往賊聲言將趨荆門犯留都仕宦入蜀  
者皆檣舟夷陵踖踖盼望川東道徐公如珂奮  
臂不顧乘單舸入峽公則繇漢中走棧道單車  
輻輳冰雪塞路六十日而抵蜀蜀人驚而相告  
吳中一時乃有兩王尊耶公既受事戒將士簡  
師旅灑血以誓衆曰所不滅賊以報天子視  
此血矣二年二月復江安縣五月復瀘州六月  
復納溪合江仁懷諸縣三年春率師搗其穴冬  
入龍場破土城斬獬獯關諸苗奢酋父子殺母

妻夜遁遂平永寧而公之復瀘州也徐公亦以  
是月督四道兵蹙賊重慶城下禽張樊二酋奢  
賊失氣遁永寧我師合而蹙之最平蜀之功公  
與徐公爲多捷奏加陞二級賞銀四十兩仍  
命與徐公皆遇巡撫缺推用徐公以久次入爲  
京卿而公僅循資量移蜀之爭功者至于飛章  
抵闕檻車逮繫而公悛悛不自明人皆以公爲  
長者也師之渡瀘也公命縛葦爲船繫之江岸  
我師乘風雨夜進賊驚潰爭蘆筏以渡溺而殲  
焉搗巢之師繇仁懷達落紅一夫負米四斗板



崖下上顛頓絕壑公令緣溪伐木造舟以濟日  
運可三百石士皆宿飽遂以集事公在行間三  
載躬擐甲胄冒矢石中箐之役長寧納溪二師  
俱覆昏夜歸瀘整師斷後矢屬于鞍者數矣事  
平之後開府建牙者相望而公獨浮湛藩臬自  
此遂無意于功名之會以年至乞休此可爲長  
嘆者也公諱世仁字元夫世居太倉之龍市以  
貨雄于鄉富而好行其德會祖拭鴻臚寺署丞  
祖燾父嘉言皆諸生母錢氏舉萬曆辛丑進士  
除漳州府推官父喪服除補南昌府推官入爲  
兵部車駕司主事歷武庫郎中以叅政監軍于  
蜀陞右布政于福建尋改湖廣致仕公居官廉  
平愷悌官司理以平允稱官樞曹以勤敏稱官  
藩臬以治辦稱生平無先人之心無封已之行  
不崖岸以立名不徑竇以營利隨牒以進奉身  
而退休休如也蹇蹇如也天性孝友內行惇至  
厚親黨篤故舊收惇嫠卹饑寒皇皇乎如有所  
者也汲汲乎如有所追逐也致仕歸田修閑居  
遂初之樂親知過從契闊談讌賓至則命觴賦  
詩詩就則徵歌度曲感西征之勞苦演爲傳奇



使童子登場按拍以相娛樂酒闌歌闋客有爲  
公愴歎者公笑曰大地皆戲場吾與君皆觀場  
之人也何容置欣慨于其間哉有別業在吳淞  
之濱公之子應徵春秋佳日載酒速客奉公遊  
燕其閒畫船簫鼓酒旗歌扇出沒于漁灣柳渚  
之中公顧而樂之丁丑九月酌酒芙蓉花下曰  
勸汝一杯酒從此別矣歸三旬而疾作談笑訣  
別倏然若羽化者嗚呼公可謂五福渾圓高朗  
令終之君子矣公卒于崇禎十年十月朔日享  
年八十有一娶溫氏繼室魯氏並贈夫人子應

徵應徵應行皆國子生十五年十一月葬光福  
之新阡公我錢之自出于余中表兄弟也余之  
論次於其細行及歷官行事皆不得盡載特詳  
書其西征之功狀與其有勞而不見庸者如此  
銘曰

公方羈貫頭角鬢鬢雍河決江大放厥辭鵲起  
射策釋褐牽絲麟仁不履鴻漸有儀寇訶西南  
欲裂坤維井絡路塞劔閣羽馳公出監軍灑血  
誓師我疆旋復賊巢遂夷瀘河潛渡箐路窮追  
船回礮及馬旋矢隨帝記厥勩冠于西陲回



翔滋久角中東歸瘡瘡勞人脫此馬羈法曲窈  
眇洞簫參差宮移羽換絲奮肉飛戲場何樂戰  
場何危當筵一笑拊手大歸公膏雖屯厥有愁  
遺藹藹孫子以畚以菑西山之阡冢木蔽虧鄧  
尉朝雲震澤沙池胄子危誦秀眉遺思過者必  
式眎此豐碑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三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四

神道碑銘三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贈副都御史梅公神道碑銘

神宗皇帝在位二十年文武恬熙北虜貢市邊  
塞人不知兵壬辰春二月寧夏鎮將哱拜子承  
恩劉東暘等殺巡撫党馨據城以叛攻下四十  
餘堡許朝土文秀辮髮胡服分道勾虜虜數犯  
玉泉花馬閔約五六月大舉應賊中朝大震議  
緩師招撫以苟不用兵爲貴梅公爲監察御史



昌言於朝以謂賊勢已成畜謀已久遷延一日則禍深一日外勾大虜內引叛人聲勢愈大風聞愈遠脇從愈衆人心愈疑爲今之計非力勦無以定禍亂非詔赦無以攜黨與非特遣無以重事權非破格無以庸豪傑非便宜無以中事機非重賞無以作士氣寧遠伯李成梁父子威名素著諸子家丁驍勇慣戰賊降夷雜種出入邊徼心輕中國獨憚李氏耳請以西事委成梁擇文臣知兵者監其軍天威旣臨不敢四出魚游釜中勢必自亂附近營路恃以無恐他方觀

望憚而自戢失此不圖吾不知其所終也神廟深以爲然朝議方憚兵又憂李氏跋扈不宜假以兵柄衆懼恂恂給事中王德完惶遽自列曰臣所謂收錄豪傑非爲李氏也異時有變幾得無連坐公歎曰人臣謀國不忠一至於此乎復抗疏極論中朝果疑李氏當在遼東握兵之時不在廢閑罷鎮之日李氏卽有異志亦在危疑不安之時不在明主洞察之後伏望陛下斷自宸衷可疑卽別爲調遣可信卽立加委任臣願與成梁馳赴寧夏同心討賊賊知歸命



則臣爲陛下之使奉揚恩赦以安反側負固不服則臣爲陛下之將披堅執銳爲士卒先事平之日臣與成梁卽日還朝止求自明不敢言功若其不捷軍法具在不敢以臣之罪貽累他人也 上以成梁老姑徐行命公監如松軍以往公初謂總督魏學會遲頓玩寇意殊薄之繇紅山渡河不與相見久之乃知其忠誠爲國傾心相信誓以其死甘肅巡撫葉夢熊自請討賊駐師靈州思掩學會功代其位而忌其倚公以辦賊也飛謀釣誘閒阻百出公旣受事而西

事益難言矣六月公自領精騎二百與如松分兩軍壓城而陣公跨馬督戰飛礮碎從騎弗爲動諸將咸顧望不力焚南樓取火箭弗應城中射帖約內應匿弗報賊磔之城上公憤盈上疏自劾言諸將用兵不及兒戲從前報功盡屬欺罔臣身先士卒激使僇力同心以報 陛下不能協和反致疑忌事至此臣不得不言臣有言人不得不恨請下臣於理若秋冬閒西事不大壞卽斬臣都市以爲欺罔之戒 上已先入夢熊蜚語得公疏震怒逮問學會遂以夢熊代非



公疏指也。夢熊既得代，忌公滋甚。監軍權輕，無  
賜劔，又奉屢旨申誠，侵越公以忠，赤風勵將士，  
以敢死率先行陣，以老謀指授方略，以誠心感  
動，攜貳以機權籠駕，狙詐諸將始而狎中而畏，  
既而感激踴躍，願爲公死。夢熊見公豁達推置，  
亦少安之。旋而受繚，錠於公公所畫制賊之策，  
三曰絕。勾虜曰：攜脇從曰：用水攻。至是而其局  
大定。鎮城三面阻水，壅其北而決之，賊將安往？  
賊不能突出，虜不能闌入，是我以堤爲長圍也。  
七月堤成，凡千七百餘丈，決水灌城，城東西崩。

各百餘丈，賊守陴者皆哭，佯乞降，堅守以待。虜  
虜數萬騎從李剛堡渡河去，鎮城三十里。公夜  
舉火趣李如樟邀擊，如松尾之遲。明兩軍夾擊，  
虜大敗，繞賀闌山遁去。用木筏衝城，竿虜首以  
示之，曰：此而所勾，著力免也。賊絕望，虜至梯城，  
而下，願見梅監軍，面陳歸順，拜承恩。東暘及濠  
望拜而去。許朝躍刃踰濠，如將及公，壯士張進  
朝欲前，公眈止之，披襟而與之語。朝遂巡納刃，  
屈脚下拜，城上下礮石，焰天鼓角，殷地。公神觀  
安閑，進止自如。咸咋指歎曰：梅監軍真天人也。



八月八日夜二鼓三人縋城來告賊以重陽入大城置酒南城可得也諸將莫敢信公曰往我任之及城諸將讓登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而上公緣梯大呼老將軍先登矣乃畢登降人殺守者血流活活有聲公踞坐血營中籍記功次傳呼止殺男女然燈夾拜謹呼再生南城下賊據大城以守諜知賊黨攜貳遣南關民李登往閒哮氏殺劉許自贖會劉東暘先疑土文秀僞病誘殺之承恩殺許朝畢邪氣并殺東暘城中解甲焚香以迎王師十六日整師而入不僇

一人或說公盍殺降人以應封率公曰事定矣妄殺何爲馘劉許俘拜承恩以獻闕下括賊帑以補軍興籍降丁以實營伍此吾所以蕲西事而報天子也夢熊聞之乃自靈州馳至封賜劔下令盡誅降者承恩方從公出獵遂就縛拜闔室自焚軍士大掠骸骨撐柱金帛狼籍道路公卽日襆被就道題詩驛亭長謠歎息而已東陽朝首級皆燬夢熊將函他首以獻使人示意於公公曰有一首可代其人喜而問公笑指其頭曰此是也遂不敢言公入朝據實奏報曰諸



將可以欺臣臣不可以欺陛下也朝右皆右  
夢熊以首功論公陞太僕寺少卿遇邊撫推用  
蔭一子錦衣百戶而諸將士從公效死力者多  
不得叙嗟乎西夏之事難言也督師駐二百里  
外置酒高會遙制成敗監軍身在城下腰刀袴  
褶親受矢石成則督師總其功敗則監軍專其  
罪無間外之事權有朝右之譟詠左枝右梧前  
顧後視不察睨眴不動聲氣陽就其籠挫陰隲  
其機牙王誅以成國體以全斯爲難之難矣明  
旨戒侵越也公奏疏曰人之侵權必有所爲或

爲貪功或爲尊大或爲受享以臣爲貪功事定  
之日首叙督撫次及大將次及行閒之人監軍  
之官卽自居其功欲何爲耶以臣爲尊大臣與  
士卒爲伍倉卒聞警躍馬疾馳將領效力則下  
拜而謝之士卒有謀則執手而問之可謂之好  
尊耶以臣爲受享日夕饋糜自買柴菜居處營  
中累土爲榻以蒲代瓦風雨時至擁氈自蔽木  
版爲几案瓦盆爲頽器夜無然燭引燎自炤可  
謂之受享耶臣所以奮不顧身甘冒賊鋒者蓋  
見人情時勢之難寧死於賊以明報主之心不



死於讒反爲任事之戒臣之微軀誠何足惜恐  
豪傑之士見臣受禍皆懷明哲之思沮効用之  
氣非所以風示天下弘濟艱難也賊平之後抗  
疏爲舊督臣伸雪曰攘其位掩其功又欲殺其  
身乎吾願與魏同罪不願與葉同功不然他日  
何以見魯衛之士乎南城之役與將士緣梯蹴  
踏右手傷大指血沁佩玦酒閒慷慨循玦而歎  
幸哉七尺無恙其不爲此指者幾希矣公之辭  
恩廕曰角巾歸里口不言功使天下後世知臣  
一念朴忠非有所爲則臣榮之矣公以一指視

一身以一身許君父雖遇侯將士視之如浮雲  
而貪功攘善之徒顧欲以腐鼠嚇之不已遠乎  
西事甫竣我師有東征之役兵絀禍結首尾七  
年而西陲晏然我得以一意東略公之功於是  
爲多 天子心知公能有意大用明年陞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又五年陞兵部右侍  
郎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又三年以父喪解  
任歸未起而卒故吾謂萬曆中龐臣碩輔膚公  
扞城之臣以公爲首而公之得以成功者以  
神宗之明知之蚤而任之力也公諱國楨字克



生湖廣麻城人大父諱吉弘治癸未進士爲惠  
州太守有惠政夫婦皆百歲父諱汝觀母陳氏  
生六子兩世皆以公貴贈兵部右侍郎妣皆淑  
人公生四歲雄傑異凡兒十四補博士弟子二  
十六而舉於鄉再試落第挈家居長安長安中  
戚里豪貴都市輕俠鄒魯文學燕趙竒節一旦  
盡出公下閒拉宿將健兒遨戲近畿貫酒呼盧  
走馬角射袂衣短衷長髯巨鼻望之如羽人劔  
客識者以爲郭元振張詠之儔也癸未與仲弟  
國樓同中進士國樓選爲庶吉士公知順天之

固安縣刊落教條蠲除贖鍰闕略簡便務得民  
和中官操豚蹄餉公請徵責於民公懽然烹豚  
置酒曰今日爲公了此中官大喜職而牒追民  
至公奮髯怒罵趣鬻妻償貴人債出今日死杖  
下矣中官益喜少選戒吏僞遣人持金買民妻  
追與偕入公持金付中官叱僞買者挾婦去民  
夫婦不知也哀慟訣別中官亦慟不願得金公  
固不可曰小民償責誰不鬻妻子顧可令貴人  
折閱耶叱去益力中官與民夫婦叅立悲咽卒  
毀券而去其御輦轂貴人多所操縱押闔不名



一端其大都如此公之母臥病國樓邸舍公自固安跨馬入省鄉人固止之公流涕曰吾豈以一官易吾母乎入侍湯藥者匝月良已而後去人亦無以難也暇日輒較射每就射所決訟錯落數語立遣去歲爰書奏上才三四通入覲乘駿馬插弓矢從蒼頭廬兒沿途射生逐兔箭聲叫空如餓鴟他邑令引車匿避問知爲公乃大驚其儻葛闊達不拘細碎皆類此也公爲人奇偉變化權譎機警曉暢物情闇合兵法軍抵寧夏通賊法嚴城堡皆晝閉公大地禁令軍中與

民相貿易米鹽騰涌軍實不乏公曰吾平夏州惟此可以言功也初視師聞城頭砲聲地濛濛如乍雨著塵一將曰此砲所至也急牽公避之公曰子母砲中必有母是砲皆子豈舉砲者不肯爲賊殺命使乎後果有內變南城下命急塞北門賊果從大城來攻不能奪角樓火發砲矢雨下公曰無恐我軍誤爇火藥耳許朝能賺我死乎已而果然我軍疾攻大城賊縛南城人妻子親戚寘長竿上居民皆痛哭公使人傳呼曰監軍已往取許朝之妻劉東暘之母矣賊遂解



縛南城始安公在雲中虜王方欵塞一日忽大  
出獵縣令關揚諫曰秋成多損稼公弗爲止後  
數日得虜謀虜欲大入以有備中止縣令乃服  
扯酋送精鐵數十斤曰虜中某山忽產此公笑  
受之命工製爲劔銘曰順義及虜來市求鐵鑊  
公禁諸邊勿與出劔示之曰前者虜王所遺鐵  
中國所未有爾何用此頑鐵爲也虜衆大譁歸  
怨扯酋扯酋詞詘遣人首服謝罪公曰我以至  
誠待爾無爲也仍與之鐵王畢邪氣者虜中知  
文法爲閒者也同諸夷來見公謾之曰汝非王

畢邪氣也何得僞來王扣頭自陳非僞公笑曰  
人言汝爲閒虜中我久礪斧鑕以待汝汝故馴  
謹如此幾令我誤殺好人王扣頭感泣自是輒  
輸虜情以告公以恩信待虜時其撫賞恤其凶  
饑每延見虜酋傳呼聲詈尊嚴若神已而離立  
偶語娓娓如家人虜爭獻嘗所服毳裘以明身  
侍公側亦請公冠服歸襲而拜之曰猶見我公  
也他鎮虜聞公名皆呼大人延鎮帥挑釁襖兒  
殺其講事八十三人虜大殺掠延撫王用賓媾  
之不聽曰必得梅大人言爲信公命使至遂立



解其爲諸虜敬信如此公在兩鎮弓矢皆親督  
製虜中號曰梅弓梅矢每燕會以寒具爲的與  
賓僚共射召諸將較獵不及者罰大觥比耦而  
射易器而飲弗問也張進諫者萊人也力能碎  
鐵石執槩不去左右每變服夜巡城壘暗中遙  
辯人影必進諫也公死進諫哭曰進諫自今無  
死所矣未幾亦死總兵張臣道經固安公致餼  
加禮張異而致問公曰棒槌崖之捷殺虜數千  
人我物色公久矣張拜伏大哭曰某血戰一生  
受文吏抑沒今願爲公死矣公之能知人得士

奔走豪傑非偶然也溫陵卓吾道人也好譚  
王霸大略西事起歎曰天下之兵始矣旣而曰  
克生往矣必能辦賊公次女澹然早寡爲尼從  
卓吾問佛法微言扣擊公亦參預焉人謂龐公  
靈炤後身也公呼公安袁中道爲小友中道客  
長安以學道求友爲言公遺書曰貫城之旁有  
日中之市焉雖無奇瑰異物而抱所欲者各悉  
取以去求友亦若是耳顯靈宮古栢婆婆委地  
作虬龍形東便門外奈子花如錦幄可容二十  
許人晉陽庵有唐鑄觀音像沙窩井水葛道士



毬順城門老中官射此余十年所得友也公儻  
欲之便以相贈袁嘗語余海內有偉人二一爲  
公一爲通州顧司馬養謙而惜余之皆不及見  
也萬曆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公卒於正寢享  
年六十有四訃聞贈官賜葬如彝典某年某月  
甲子葬於三湖之原公之配曰封淑人劉氏子  
男二人浩然早卒次之煩女六人第四女適吏  
部尚書李長庚公歿十餘年猶子之煥繇諫垣  
歷邊撫功名志節赫奕相望之煥道公行事爲  
詳又言之煩之稱爲公子也之煩書來請曰先

公橫身許國勞深賞薄進不爭功退不言祿先  
公之志也夫復何憾惟是夏州之役先公曰堤  
水葉曰填土先公曰急攻葉曰緩師先公冒死  
以戡亂葉坐制而殺降截大虜下南城馘羣賊  
皆出先公隻手葉無一焉而萬曆稗史記三大  
征者見聞單薄援据錯互舉艱危者定之績胥  
歸甚閒害成之人如信史何如國論何且夫先  
公旣口不言功而叙功之典遂因而欺枉失次  
無功者乘軒而世賞血戰者負戟而長歎功罪  
倒置豪傑解體至今疆場之上有朝廷負人之



歎在此役也先公墓木拱矣有麗牲之石在惟  
夫子哀而賜之銘所以表國功正穢史修廢典  
胥於是乎在夫子其無辭余曰諾乃叙而銘焉  
銘曰  
神廟初年四海乂安風清浪偃如海安瀾西陲  
雜種負鄙爲災魚鰕跳擲海水羣飛 皇曰往  
哉汝監軍事戎服督師惟汝之志堂堂梅公矯  
矯如龍星馳城下決策軍中師圍蔽烏虜援絕  
蝘長堤雍河賊在釜底狼搏豺吞交口并齧整  
兵頓馬我刃不血奏囊橫飛血指沁漉手提銀

夏以還九服錫眉雕戈鈴柝萬里名王入侍穹  
廬外徙於皇 神廟德侔蒼瀨擾畜羣龍在我  
池沼養其頭角資以雨雲俾舒鱗爪以蕩稜氛  
譬彼驕人天吳罔象鼓舞相槌不越沆瀣清廟  
有頌麟閣卽圖邈矣 神廟遠猷訏謨河山有  
窮碑石不改梅公如龍 神廟如海







資於後昆譬之種樹梓漆食於易世祖宗養士之効豈不大哉司馬之歿也其子騰芳濟芳請於朝 詔贈太子少保給祭葬錄一子入冑監崇禎十三年十月大葬於靈巖鄉之新阡俾謙益書其隧道之碑謹按故資政大夫兵部尚書申公諱用懋字敬中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定申公第二子也母封一品夫人吳氏公爲諸生文定在館閣折節讀書如後門寒素文定賢而愛之間嘗蒐討掌故講求邊務以

佐文定於政地不獨囊篋細碎有助於晨昏也萬曆癸未舉進士除刑部主事明習法比吏無以欺改兵部車駕司主事陞武庫司員外逾年移疾請告文定公亦致政歸里補職方司員外陞武選司郎中公在車駕覈馬政清郵符提約明故具有條理在武庫關給布花剗期省牒內庫不稽營軍叫謹在武選勾稽襲替按考冒濫部居課第咸著牘聿潔廉以奉公勤敏以成務諳練部故曉暢物情大司馬有所舉厝必問申郎中云何嚴重於諸曹矣 神廟留心疆事遼



東總兵久缺奪職方郎中以下官咸謂非公不能副 上指遂以武選調職方司郎中公謂遼左惟李氏世將知虜虛實所畜夷漢丁能捍虜死戰李氏守遼實自守其家以李氏委遼以遼委李氏而後遼可保也卽家起故寧遠伯成梁及其子如松 上大喜乃釋然無東顧憂武弁陞除壹以督撫薦剡爲準薦不及格者不輕用用必人與地相宜于是名將杜松董一元兄弟麻貴麻承恩張承胤竝建旗鼓邊徼改觀屬國之役兵久戍不解公謂鮮人仰兵食於我而我

遙給鮮人以自困非策也請勅督撫酌議進止諭鮮人不得專倚中國坐觀成敗公題覆東征事宜多矣其老成持重動中肯綮皆此類也久之告歸侍文定於里門三年始赴闕一時謂職方卒無以逾公邊鎮奏捷屢荷敘賚壬寅以寧夏捷功加五品京堂銜管事 神廟召至隆宗門問襖兒都司奴兒干都司扯力艮部落三事公條對精詳若出笏記 神廟傳旨歎嘉郎中九年考滿疏上不下癸卯 上手詔陞太僕寺少卿仍管職方事明年冬始奉 旨回寺先後



歷兵部諸曹十九年守職方八年餘荷上知  
遇盜侃侃自發舒稅監楊榮通阿瓦緬夷開道  
蠻莫遼監高淮私置兵都城外請復鎮守皆抗  
疏糾劾兵部敘安南繼襲功請支罔寺馬價公  
謂夷方繼襲本非血戰軍功欽州內訌卽是交  
南流賊渠魁未獲釀賞謂何疏罷其賞舉朝以  
爲知體念文定老疏請侍養家居六年奉文定  
諱又八年熹廟御極以原官起用三年陞南  
京太嘗寺卿是時遼左淪喪畿輔震驚公上言  
建四輔以鞏神京京東南建城於通州高米店

之閒爲左輔西南建城於良鄉蘆溝橋之閒爲  
右輔西北建城於鞏華城功德寺之閒爲右輔  
東北建城於密雲順義之閒爲左輔各宿重兵  
統以元戎監以知兵使者虜繇東北入左輔出  
兵以扼其衝而右輔從左左輔從右各分兵夾  
擊如假道三衛右輔出兵以扼其後而左輔從  
左右輔從右各分兵追襲如直薄都城下則京  
營堅壁合守無輕出擊四輔各設長圍以坐困  
之又補三面外羅城設民堡練鄉兵令郡邑正  
官參預武備疏上不報南太嘗入賀上恢復遼



疆疏主高陽樞輔三方聯絡之策而以奇正因  
敵漸規進取亦下部議覆乙丑陞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順天公至鎮訪問故戚大將軍繼  
光建置遺跡單車東巡周行三千餘里亭障幾  
何墩軍幾何藺石渠答幾何口疏手指歷歷如  
甲乙險要阨塞窮歷老將退卒所不至者方病  
足不良於行兩健兒掖而登沙石盤平衣履鈎  
裂喘息支綴不但已也事竣上東巡八事 上  
優詔寵答焉鎮軍十六萬闕餉至八十餘萬拊  
循慰諭宣布恩德迄公任無敢譁者 今上初

起兵部左侍郎三品考滿加右都御史新城王  
公總督宣大請款挿以制奴公力主其議王公  
病免三十六家束不的未受款王公薦公自代  
不果公歎曰禍未艾也上薊昌修攘大計疏釐  
爲八事進九邊圖說以續許襄毅之後蒿目邊  
事如不終日已已六月束酋果以議婚爲名導  
奴大入十一月奴犯薊東 上震怒下本兵於  
獄命公署部事越四日 詔公爲兵部尚書卽  
日抵任而奴已薄城下九門晝閉人情兇懼執  
政莫敢言公從容爲上言請弛一日禁以通煤



朱中外始安督師之繫也部帥祖大壽鷗恐颺去上手詔樞輔追止之公據案草檄大壽感泣旋師越數日援兵大集公分撥信地隸各大帥分兵爲六營以南面外羅城永安左安右安三門爲中營滿桂主之隸以宣大兵萬餘廣寧東便兩門爲左翼祖大壽主之隸以遼兵九千廣渠西便兩門爲右翼馬世龍主之隸以京營兵八千東則朝陽東直兩門爲東營黑雲龍主之隸以關寧兵二千西則阜城西直兩門爲西營孫祖壽主之隸以密雲兵三千聯絡布置壁

壘一心自是京師可固守矣滿桂者嘆惜宿將受命總理急欲一創奴不奉師期與奴戰敗沒公引罪自劾上溫旨慰留奴是遂被營去明年正月奉旨解任奴在城下五十餘日上數御便殿賜茶菓召問退虜方略辨色而入乙夜而出傳宣接道軍書刺閨覆奏批答取辦漏刻裳衣枕藉食飲錯互稍閒則周行城陴俯察營壘履聲犖犖然與僵徒瘞卒更相踟蹰解嚴浹月始還邸舍上知其忠而閔其勞公雖去每敘賚未嘗不及公公忠勤謀國未嘗詭詞



激諫如良醫之診治鑿鑿皆有左證天啓初建  
四輔之議人以為迂已而奴披薊北鞞畿南狼  
突豕竄無一尉一堠能少寔其角距者此公之  
言驗於事後者也高文襄在隆慶中有請儲邊  
才之議公援以入告留中四年矣 上取文襄  
原疏進覽立見施行此公之言行於去後者也  
公嘗憂漕運梗咽撫採丘文莊衍義及元人朱  
張故跡議復海運聞者噤莫敢應今歲 上遂  
採吳人議舉行此公之言行於身後者也公為  
人易直溫厚周詳曲密言笑煦煦然憂主辱念

國愾攢眉折肱如恐不及病且革嘔呻歎噫以  
奴寇未滅為慮語不及私 神廟時儲位未安  
文定從容調護誼不得如疎賤小臣蹶呼歎鳴  
激聒 上怒言者不察譌為將順流傳膏節久  
而滋甚公先後拜疏伸雪瀝血管剖腎腑四易  
世而始白昔人有言此陛下家事東朝之事  
神廟與 今上親為證明豈可動哉使文定羽  
翼苦心不致抑沒而因以發皇 兩朝慈孝光  
於國史其為忠孝也大矣家居三十年平繇役  
賑凶饑急病讓夷吳人倚為司命歲時伏臘問



遺親知故舊雖惇嫠老孤馬醫洗劑無不逮及  
歿之日質劑書契填塞篋衍行道皆爲歎泣公  
之存也人知其好施不知其貧其歿也人知其  
貧不知其好施而貧也此於公爲細事亦可以  
觀公矣公蘇州吳縣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  
皆以文定公貴贈如其官配贈淑人欽氏繼室  
封安人楊氏封淑人顧氏子男六人承芳授試  
中書舍人聯壁庠生皆早卒傳芳蔭尚寶丞以  
哭公卒騰芳授中書舍人薦芳濟芳皆蔭國子  
生崇禎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卒於里第享年七

十九謙益件右公行事喟然歎曰人言古今人  
不相及殆古今不相及耳天下士何可盡誣也  
本朝稱名本兵者遠則劉忠宣近則王襄毅忠  
宣起孤生受 孝廟特達之知獨力行一意無  
所閒染公以貴游子弟困黨論之謠詠睨眴交  
集顧視滋多視忠宣難也襄毅肩貢市當新鄭  
專斷之日拱手受成議無所鯁避公以孤危寡  
援值政地之闕茸方圓互畫柶鑿相入視襄毅  
難也以兩已已之役比而論之內無團營之兵  
外無亨彪之將資捍禦於禁近寄廟社於堵墻



使于忠肅當之猶將斂手却步賴主上神靈  
錫奴奔迸身名顯融豈非尤難之難者哉語有  
之爲臣不易繇異代視公必有爲之累歎而太  
息者系之銘曰

文定作相我祖惟神惟文定有子惟我有臣  
公之知兵厥有家譜服官樞曹早歲籌虜幽薊  
偏處雜種羯胡禁門條對聚米畫圖帝曰汝  
懋乃父是似我其試哉以詒孫子蠢爾奴酋薄  
我神京突如焚如勢如建瓴帝庸震驚爰命  
圻父張皇六師齊以鉞斧分兵六營設守八面

厲兵秣馬戒以不戰奴知有備潛師夜逃帝  
曰念哉惟汝之勞公拜稽首天子萬年角巾  
東還白首歸全議卹祠官議諡太嘗復土之祭  
天語煌煌高墳石闕邦人拜之惟忠惟孝  
神祖是思生榮死哀是父是子刻詩墓門以詔  
無止

南京刑部尚書沈公神道碑銘

公諱演字叔敷湖之歸安人也以鄉進士諱煊  
者爲曾祖以封南京尚寶司卿諱塾者爲祖而  
工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諡端靖諱節



甫者之子也端靖後以其子文定公謚灌之貴  
追贈三世至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  
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公文定之弟也而於  
端靖爲叔子與文定鄉會試皆同舉文定選入  
翰苑而公自引居留曹其歷官也於南歷工兵  
二部於北歷工禮二部以端靖家居移病省侍  
十餘年服除出爲叅議於福建於江西爲副使  
於山西轉布政於福建爲右於陝西爲左入爲  
順天府尹刑部侍郎天啓中削籍今上起侍  
郎工部陞南京刑部尚書予告歸年七十三以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卒於里第葬於某地之某  
阡天子賜祭葬如甲令以懟寵其家公有子  
樺殤以伯兄之次子棨爲後於是棨之兄中丞  
公棨以公之胄出位序行治爲書請余銘其墓  
隧之碑余讀而歎曰士君子之用於斯世也有  
得其位行其志而爲其所欲爲者矣亦有得其  
位行其志而不得爲其所欲爲者國家之事任  
與其人不相值而其人遂不得極其設修以赴  
國家之急是可歎也公在郎署都水董織造以  
庀婚禮主客謹繚索以御貢夷者事數典知國



大體敷歷外服兵荒旁午催徵繹騷江右之改折閩之加額秦之藩工藩祿勾稽羨溢櫛爬伏匿括額外銀鉅萬以抵正額而儲待以備非嘗復數萬雖有大役不病加派川餉初解京後給陝積逋四十餘萬請仍以京運給陝川餉給川京邊各還其額而川餉不得逋其縫紉調齊融通濟變皆此類也閩海市場移於呂宋不近北港洋舡未泊嚴檄巡徼而通倭接濟者絕矣謂許瑞善用林容湯克寬不善用曾一本後事之師也收其魁桀使勦捕自效貪賞構怨勢不返

顧海寇新附閩將沈有容移登萊議令簡其桀黠者以比登得其用而閩安布政司火煨金於煨燼還庫金三十餘萬而籍其羨以新堂庫厥後殿工浩煩敲剝日急公請暫借閩庫三分之一以紓民困逆奄藉口於公盡數起解未久而公以忤奄去人乃知空閩庫以進奉非公本指也南刑部諸曹郎濫受詞訟符牒四出叫囂隳突雞狗不得寧公受事一切禁絕都民炷香祝誦歡呼更生讀律精詳筮仕時手自箋注諸所平反覆案老獄吏捧手瞪視每有執奏申律意



叅條例 上未嘗不稱允也公歷官四十年諳  
曉典故周知土俗披文相質輔術而行所至治  
理所謂得其位行其志而爲所欲爲者也然而  
國家之患莫大乎東奴西寇而公之所深憂而  
熟計者亦在於此在客部奴兒干部貢夷工孛  
羅怙衆騷然公給衆賞革三人賞以申罰迄不  
敢譁遺書執政謂奴已并南關當陰求其部落  
合北關以翦之母使蔓而難圖也越十三年而  
有撫順之事遼事之殷也公多所建置請以遼  
民復遼土以遼土贍遼民興復屯鹽盡天下力

以強遼卽用遼以蘇天下堅左右輔以固神京  
屯臨清上下以護運建民堡以衛近畿通海運  
以佐屯牧其後昌灤固守遵永復宇而山東以  
無備被躡公之言無一不左驗其策流寇也以  
爲不在調兵而在集民不在窮其往而在遏其  
來勦以經略不若督撫勦以督撫不若郡縣勦  
以郡縣不若團結鄉鎮人自爲守又謂江南地  
勢不足制中原扼要惟江北孫曹梁魏所爭皆  
在合肥徐邳宜設撫鎮宿重兵以開屯護漕倣  
曹操之開芍陂孫權之立濡須塢以足餉倣謝



玄之堰呂梁樹柵立七埭以護運屯田旣開流  
人土著如水得堤其流自止今安慶設撫亦用  
公議也公歷官錢穀刑名拮据職守不得東捍  
奴西盪寇奴比年長驅寇蔓延殘破楚豫而公  
則已老矣此所謂得其位行其志不得爲其所  
欲爲者耶公里居畫江南守禦事尤詳謂江南  
之守在鄉鎮不在城在水戰不在陸戰采石蕪  
湖爲陵京門戶四安東壩爲江淝咽喉福山爲  
通泰路徑按圖畫形諄復告戒汲汲乎若家戶  
之鍵鑰也闕館舍庀薪水招延四方奇士攸飛

蹶張舞劔刺擊風角測占一長一技靡不望走  
其門網羅延攬冀得一二人以效一臂於國家  
見謾而不怒數亡而不悔窮老而不倦觀公之  
晚年則其所欲爲而未得者其可知也嗚呼士  
大夫當壯盛之時策高足騁長馭奔赴功名之  
會迨其老也崦嵫景促鍾漏智短其不消縮而  
頽廢者亦鮮矣若公者何其壯也子囊遺言城  
郢宗澤長呼過河公之憤盈竭蹶死而後已其  
用心亦何以異然則世之公卿將相以朝廷爲  
傳遽玩日而視蔭者獨何心歟公謂吳中積貯



盡在城外宜築外城以爲備量工度址願斥數  
萬金以代經始而人莫之應也四安之復城也  
公實始事以潰于成皆不可以不書銘曰  
蔚矣沈氏再世其昌父子兄弟有公有卿溫溫  
端靖暨暨文定公居其閒金春玉應縱橫智刃  
富有腹笥卷如囊括出則川委俯給軍興仰佐  
縣官均輸鉅萬轉幹毫端麗水舊金陸渾新火  
裨竈或信祝融相我旬宣滋久乃陞京尹鳩功  
方僞郊禁克允引羊息馬致事懸車營此菟裘  
樂彼西公曰吁哉我心荼苦奴寇未滅敢恤

死所冤魄離散憂心忡忡歿而猶視鬼神所恫  
刻詩墓門載以龜趾豈曰激贊以告臣子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錢公神道

碑銘

錢公之葬也閣學遂安方公誌其竈詹端曲沃  
李公表其墓祭酒山陰倪公狀其行三公之文  
銜華佩實固已勒諸琬琰流爲丹青矣公之二  
子梅棻相與謀曰隧道之碑宜有刻也有虞山  
之宗老在跣而來請謙益謹掎三公之文撫其  
族出歷官行治而序之曰公諱士晉字康侯出



吳越武肅王之後元至正閒嘉興侯國馮徙家  
嘉善嘉興侯後世爲汝寧府同知諱貞貞  
生吾仁吾仁生繼科娶陸氏生二子長爲東閣  
大學士士升次卽公也祖考皆以公贈中大夫  
山東右叅政妣皆淑人再以閣學贈通議大夫  
南京禮部右侍郎惟錢氏遠有代序公侯復始  
汝寧方州著績譬岷山之濫觴祖考逢掖躬  
若昆岡之韞璧條葉發祥伯仲競爽公與閣學  
鼓吹文筆則埴箎叶奏鏃礪名行則韋絃交徹  
雲閒蔚其聲華沛國稱其友愛矣萬曆癸丑舉

進士釋褐授刑部主事儲宮以挺擊震驚朝右  
以風癩鬻獄深心抉擿破晉優枯菟之謀昌言  
柱楮折趙虜桐木之禍戚畹屏息宵小怵心刑  
曹之爰書誣州犁爲上下工垣之抗疏疑馬融  
之飛章大計射螫懂而獲免鈎黨牽連從此始  
矣出守大名繼督津餉絕權相之問遺裁逆奄  
之支附如山如岳不吐不茹乃有緹騎監奴蒼  
頭養子擅開府署橫行屠僇公禽其瓜牙落其  
角距案徐宣之家屬棄市東海捕侯覽之賓客  
陳尸濟陰於是閹媼竝憎官府交構李膺之錄



牒無不逮捕張儉之考辭多所連引遂與趙忠  
毅諸公除名禁錮嗟乎震之來虢國有大東小  
東之論夷之初旦朝皆我公我母之徒 聖人  
御極宇宙昭融三案燔燒四凶馘截不有君子  
其何能國公等之謂歟公內仁外義崇智卑禮  
廉辨持已博大御物腹笥富有則春華秋實竝  
器而棄藏意匠經綸則箕風畢雨竝時而發作  
其守大名也遼瀋初陷畿輔繹騷括贖緩以抵  
加派閱車馬以給軍興簡六郡之良家募三河  
之年少搏力勾卒擐甲裹糧此則魯公之所以

守平原也其擢副使督餉天津也河西再陷饋  
運梗塞覈關寧之萬旅量時日爲三運道通子  
午之谷師無庚癸之呼近饋渝關遠輸島帥此  
則虞詡之所以通下辯也 今上初以山東右  
布政使督漕也旬會敏給號令精明單舸徧歷  
於江淮飛書絡繹於齊楚債弁悍卒肅如負霜  
暴漲湍流夷爲平陸五月而萬艘雲集八月而  
千倉露積此則韓滉之所以輸東渭也三運告  
竣當宁歎嘉擢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雲南公  
以爲六詔天末夷漢雜居蜀道旋通滇寇未憚



李德裕之扼西山先城采遠韋城武之制南道  
必復石門建師宗暨板橋十城控引爨蠻通霑  
益至永寧十站襟帶蠶叢興鼓鑄以制錢貝疏  
海道以洩滇洱多積穀以備軍實建營壘以束  
軍伍罷貢金以蘇困踣築夷館以防閒謀晉孽  
怙力囊橐岑儂公於是朝發兵符暮衝蠻峒雷  
轟電掣東蠻斷瀘水以乞盟陶酋挾詐扇動交  
廣公於是百道長圍一面解網神禽鬼縱南人  
效丹漆以輸誠媾櫛滋勤揃刈斯舉事煩食少  
志決身殲崇禎乙亥十二月十日寢疾終於官

舍春秋五十有九軍亡葛亮吏哭祭遵婦女墜  
首羗夷斃面長子梅引柩卽路次子棻見星號  
奔哭而問故忍死謀事以庚辰某月某日葬於  
嘉興縣仁都之新阡元配 淑人祔焉嗚呼年  
極中身實昊天之不弔物忌太盛亦鬼神之害  
盈薏苡之謗何傷松栢之墳已閉公之二子件  
繫生平文孫曰默作爲家傳草索詣闕竟雪梁  
松之讒金秬顛天終辨岳飛之枉謙益叨承論  
撰敢傳溢言敬刊樂石之詞以俟愍綸之典銘  
曰



駟馬華胄錦樓弘文圓珠方玉光氣奔淪中丞  
之生梟弟媲美二龍長衢雙驥千里公之大節  
介石堅冰清如朱弦直如玉衡強項爲郎翼我  
東朝持憲畿輔折彼左貂公之彌綸陰擎陽煦  
噓氣成雲膚寸致雨津門阻海轉餉東方遼師  
萬喉仰吾餼糧江淮萬艘飛輓神京儻五致一  
水梗陸數公督漕餉芻騰粟翔士喜宿飽國歌  
乃倉建牙萬里控帶六詔過彼蠻方如視堂突  
普岑竄伏熨爨按堵氛消銅柱勳高玉斧公衣  
陞屋滇民巷哭柳翼悽悽歸於湖西斂無金錢  
悠悠終古視此豐碑

南州徐氏先塋神道碑銘

今天子卽大位肆命臣下贈封其祖禰又以  
兩朝霈恩凡京朝官遇遷擢得以新銜補給於  
是工部都水司郎中徐君待聘叅政湖廣贈其  
祖侯父懋德爲中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  
兼按察司僉事祖妣吳氏妣過氏皆淑人君將  
之官過家上冢奉制書以歸焚其副於墓上退



而請於謙益曰吾祖父之葬也幽宮隧道咸有刻文今待聘備官三品攷諸令甲墓門之石應用螭首龜趺之制願有述以昭示子孫無忘天子之休命謙益以不敏辭者再請益堅乃爲論次之謹按徐氏蓋南州孺子之後裔宋建炎中千十四公徙居嘗熟遠祖瓊爲李將軍贅婿人呼李墓徐氏以將軍葬地名也瓊之後又十世曰鯤鯤之子曰天民父子皆有隱德樂義而好施天民有四子季曰栻舉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以兵部右侍郎考滿贈祖父如其官侯

則其長子字世卿所謂鳳唐府君者也君形貌魁碩重遲不戲及長貫穿經史譚說古今世務衮衮如決河父老獨身應繇役對獄訟厚其修脯延經師以教子弟尚書曰栻之仕學得潰於成元元之教也君闕達多知善治生歲大祲發粟掩骼惟力是視鄉黨歸仁焉正德末內江李康和公治水三吳君家枕白茆之涇熟知利病條數事上之李公歎嘉亟命相視白茆之役內江爲最君有助焉卒年六十八葬於李墓之先塋君生三子次曰懋德字勉之是爲虹江府君



尚書之兄子也而長於尚書一歲少而同學長相優也以國子生謁選爲光祿寺監事 肅皇帝升遐護從山陵明年 莊皇帝謁永陵轉典簿廳錄事典司道路駐蹕供張之事先後賜寶鈔金幣又明年以覃恩貤贈其父遂致仕歸君在官能舉其職餘姚趙端肅公稱之以厲其屬其爲人恂悞不華坦率無他腸而好面折人過人憚而服之卒年六十七葬於李墓思政鄉之新阡君無子以弟樹德之子爲後卽叅政君也徐自尚書以來族大寵多輕肥綺紈雄長閭左

君築圃舍旁簾閣據几課子弟讀書其中而已叅政君被服儒素傳德襲訓寵光及於三代豈偶然哉嘗攷古金石之例至金元之間而始有先塋昭德之碑蓋倣唐人先廟之文而爲之者也用以紀追命表先德莫此爲宜然而讀其文往往多頌而寡志略死而諛生君子譏焉謙益承叅政君之命謹條其族系世德著 國家之所以申命自天徐氏之所以劬躬燾後者刻之樂石垂示無忘而綴之以銘詩其詩曰 栢翳之後是始有徐十望其九繼跡史書遙遙



華胄出於南州強幹修枝深源濬流尚書  
錫命煌煌介受福祉如河濫觴叅政趾美必復  
其始如河導源一潤九里於推叅政有祖有考  
奕世載德惟善爲寶祖柔而嘉考剛而塞是穠  
是芄肯播肯獲綿綿之慶發於書詩于蕃于宣  
皇帝命孔時石麟蒼蒼玄宮久闕天光昭回愍  
綸下賁匪古奚積匪德奚遺蒿若悽愴如或見  
之岌峙豐碑過焉必下深刻銘章用示來者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



書